蹄風著



清宮劍影錄

9

清宮劍影錄

第九集

蹄風著



目次

第二十九回：勇劍手淸宮傳死訊

小佛光衝破泥丸劍　假洪英暗施毒雷蜻

且說三音神尼沙哈洛給淸宮武士重重包圍，她把從策零手裡奪回來的昆盧劍拂拭一下，心想：「外面來的雖然都是大內高手，但我得回這口寶劍，正好展施一番。」她再向殿外瞅了一眼，擋在最前的是龍木公和鐵杖眞人，這兩個都是有名的外家高手，如果把二人挫倒，別的劍手自然有些胆落。

當下劍影一盪，身形疾起，直衝殿外；弩箭兩邊密襲射來，沙哈洛施出大漠神功，掌風掃出，只見一條黑影從箭林裡穿過，弩箭紛紛墜落。龍木公還未曉到這個全身黑衣的人是沙哈洛，大喝一聲：「賊子休走！」和鐵杖眞人一起縱上，兩根鐵杖盤空打出，勢若排山倒海。沙哈洛乘風奔到，劍光閃動，中鋒突破，龍木公二人看到敵人的劍，流星般嘶風戳來，急把鐵杖交乂一擋，嚓一响把來劍紮着。沙哈洛本想把龍木公的虬龍杖削斷，可是二人迎着一架，她的昆盧劍不能一下子連削兩根兒臂般粗的鐵杖，連忙借一觸之力輕身引起，龍木公二人知道敵人想在頭上縱過，立刻左右一分，虬龍杖呼的隨風打匝，鐵杖眞人也把兩儀棍法掃出，繞空急轉，擋着敵人的去路。

沙哈洛見兩根鐵杖在脚下翻騰擘到，即時半空挺腰，沉劍下撩，閃電般迎着鐵杖眞人，運勁一削，鐺一聲把半尺杖頭剁斷了，跟着身形疾落，寳劍一沉，回手施一記「水簾下瀉」，劍光向龍木公身前一捲。龍木公看到刺客出手不凡，已料來的是沙哈洛，正在暗驚。敵人的劍光已颼的扎下來，急

忙斜跨一步，側身閃躲，虬龍杖橫着擋上，剛好黏貼着來劍，那知用力太過，眼前火花一亮，手肘微微一震，那黑影剪着虬龍杖嚓的剁落，當堂攔腰削斷，看着自己的半截杖頭隨勢飛開，不禁一楞；那人一個箭步，便溜過他的身旁，向宮門衝出。

這時候，于成龍、白振、雷天賜，和其他的一級劍手，看見賊人三招兩式把兩個外家高手的鐵杖削折，立刻在外展開扇形合攏。沙哈洛不想戀戰，她本來打算拿「六結飛刀」把他們殺退，但一想這種暗器還是不要讓赤空曉到的好。當下一記「孔雀開屏」，回身把劍掃去，但見劍波震盪，撤出半圓急切，一忽兒把追上來的雷天賜，于成龍等人的劍彈的飛開。她再來一勢急縱，掌風乘時擘出，外圍紅巾武士一時東倒西跌。看看奔出宮門，紅衣喇嘛飛龍僧和他手下的血滴子武士突然殺出，一齊把暗器抛起，半空一陣汪汪聲



二人忙把鐵杖擋去。

响，無數金箍旋轉着罩下來。沙哈洛雙足一點，一勢「白鶴冲霄」凌空拔起，劍風捲落，那些金箍暗器在她脚下轉了兩轉，都紛紛飛開。她記起昔日中了紅衣喇嘛的飛天網，怒上心頭，手裡抓着一把金砂，半空一個跟斗，玉臂一揚，金砂點點射出，再加上一手大漠神功掌風一送，那金砂黑夜裡散開，就像螢火般向下飛撲，十名血滴子武士給金砂隨風打到身上，一時如利刃揷進，「哎唷」一聲，痛的翻身倒栽。

飛龍僧早已曉到金砂厲害，一見金光閃動，即時展開藏派飛龍劍法，裹着全身，把金砂掃落。沙哈洛看出飛龍僧的一手是藏派上乘劍法，知道要和他鬥內勁，才能把他挫倒。當下內功一提，勁透劍鋒，一記排雲劍直衝到飛龍僧面前，劍鋒震出碗口大的圓形，飛纏點刺。這一手快劍昔日在華山上拿來鬥過孟麗絲，當時孟麗絲也要借鐵丸溜在劍鋒上，阻了一下，才接得這一劍。飛龍僧的劍法還不及孟麗絲，劍才貼上，便來了一股攝力把他的劍鋒緊緊裹在光影之中，一連震的寸關通痲，直透全身，彷如觸電一般，沒法再把劍握牢。那黑衣人暗喝一聲，當堂把他的劍挑到半空，一忽兒衣領也給人抓着了，身子懸空，那人攫着他一齊急縱。外圍武士見飛龍僧給賊人挾持着，不敢放箭，那黑影飛身縱

過排樓，瞬已落到山麓，消失在黑暗之中。

白振看着刺客逃去，才指揮着各武士分頭兜截，搜索一番，發現飛龍僧倒身宮牆之下，已折斷了脊骨，大家把他救起來，已不能走動，後來療治數月，才得復元。

那時雍正得赤空保護，遁入複室，聽見賊人逃脫，非常震怒。他剛才看見黑衣人的身形輕縱，他猜出是三音神尼來了，對亞密當昔年抗命妄為，更恨之刺骨，忙命人召洪英到來。這晚洪英奉命前往獄裡看管亞密當，因此沒有在場。一會洪英入見，雍正摘下身畔白金劍，命他前往取下亞密當的首級。赤空合十道：「皇上何須動氣，亞密當服過了毒酒，明天深夜他便要毒發身亡，皇上若把他處死，外間人不察，便會說皇上手段殘酷呢。」雍正想了也是道理，回頭對赤空道：「明天妖尼若敢到來，到時務求聖僧把她抓起。」赤空道：「沙哈洛為了要救她的徒兒佛明，皇上只要聽貧僧的擺佈，她無法脫身。」

雍正內心喜悅，連忙下座對赤空作禮道：「聖僧為朕宣勞，將來反賊擒獲，朕便派兵送聖僧回到後藏接掌日額則札布倫大廟，統治全藏，宣揚法教。」赤空起座謝恩，心裡也是暗喜。他雖然畏懼密勒池同門懲戒，但念到雍正是眞命之主，若果欽命回藏掌理佛教，那就名言正順，而且得到後藏紅教喇嘛擁護，那時密勒池各同門，料也不敢把自已為難了。

赤空本來有意接受同門的警告，遲些時便離開清宮，可是他想到了密宗戒律的嚴謹，有時便坐立不安，唯一可以令到同門高僧奈何不得的，就是回去後藏掌管札布倫大廟，以活佛的身份作護符，信奉紅教，那麼各同門便不敢正眼相覷。原來西藏佛教向就分為紅黃兩教，紅教本為正統，喇嘛俱穿紅

衣，相傳唐時自印度傳至西藏，玄奘取經，大乘教義傳入中土，後來蒙古青海各地，也是信奉紅教。直到明永樂年間，「宗喀巴」崛興，創立新教，僧侶穿黃衣，以示分別。從此紅教稱為舊教，僧侶漸習旁門異術，和黃教對抗，勢成水火。宗喀巴傳下二大弟子，即達賴、班禪，把紅教排擠至後藏。康熙朝代，尊黃教為正宗，宮裡設黃教上苑。雍正登位後，愛好旁門異術，從西藏迎紅衣喇嘛晉京，本書前篇龍虎恩仇記中已有敘及。密勒池上的密宗高僧，原本也是舊教僧人，但他們已另創禪宗，即流傳至今日之佛教眞言宗，傳為達摩初祖得龍猛菩薩啟示，開密宗大道。此輩僧人和塵世絕跡，但本身是舊教徒，他們修練的吐納功夫，精神運用，又和紅教相同，因此赤空念到雍正能够眞的敕封他回到後藏掌政，便可以藉紅教的勢力和密宗高僧頡頏，一吐多年來受同門排擠的一口怨氣了。

他想到這裡，把心一橫，決留在清宮，倘密勒池同門到來問罪，那時也可拿帝王的權威對付。他在普慈宮裡，長年不睡覺，日間在殿裡打坐，夜裡回到閣上靜室，室裡擺着雲床，黃幔低垂，每夜入靜的時候，連洪英也不許登樓，別人更不許騷擾，視為慣例。

洪英這時漸獲雍正見信，赤空也作他是個心腹，本來他有機會把獄裡的諸葛元和禁在普慈宮地窖的佛明救出，然念到玄空三藏交託的任務未完成，又探得雍正月來受到刺客騷擾，要連甘鳳池呂四娘一併抓起，才審問處決，料到一時囚在獄裡，尙沒危險。

這晚他睡到五鼓，天上忽然下着雨，一陣風捲進來把他驚醒，聽到外面雨聲淅瀝，他睡的是殿旁耳廂，樓上便是赤空的靜室。他起來關上窗門，天上黑沉沉地，漫天風雨，正想睡下，突然一陣微風盪起，似有一股黑影下降，直滾到閣上，只不過眨眼之事，尋常人怎樣也看不見的。他以為自已眼

花，細想那輕烟般的黑影，可能是天上浮雲吹過，可是在他銳利的觸覺上，分別夾着一些衣帶風，和吹過的風不同，鼻裡一吸，又來了一些特殊氣味，幽香細細，像從人的身體發出。他不禁有點詫異；再想樓上是赤空的靜室，就算有夜行人到來，諒不會在此下手。

正想睡下，樓上來了火光一閃，立刻傳來掌風劈戳的微响，像從室裡打出，他躍起床向外一望，半空一縷光影如箭衝起，嘶的打一個圈飛回樓上去了。暴雨中他彷彿看到一條矯捷的東西，恍眼不見。這奇怪的景象，使他疑惑今夜來了武功極高的人，和赤空鬥法。細想自已連人影也看不見，難道是密勒池的高僧來了？連忙輕身出到窗外，那處一道石砌，種了二尺來高的花卉，正是普慈宮的旁邊，伏下來仰望赤空的靜室。

他把耳貼在牆垣，施出聽音的本領，立刻聽到閣上有兩人說話的聲音，像蚊虫飛翔一般，幾乎不可辨認。一會便見赤空走近窗前，放下黃帳，把室裡掩蔽起來，他更是驚奇不迭。暗想這個決不會是神尼沙哈洛或者佛光，至低限度是密勒池高僧來了，赤空才會這樣秘密。

等了片刻，他已全身盡濕，樓上一點聲息沒有，刹那兒黃帳一動，內裡衝出一條黑影，就在他的頭上翻起跟斗，一縱七八丈，這番離得較近，已看出是個身材碩長的影子，在風雨中穿空飄起。這身形他好像見過，但翻眼再望，那影子已消失，樓上砰的一响，赤空站在窗前把窗門掩上，一室寂然。

洪英把這事擱在心頭，再不能入寐，想來想去，都猜不出赤空會見的是誰。又念到佛光自那晚出現之後，至今沒了消息，心裡便要見她一面。但想到當日離開密勒池，玄空三藏叮囑在任務未幹妥之前，不要暗裡約會，免赤空起了疑心，於是又再躺身榻上。朦朧之間，天已發白，耳畔傳來一種聲音

道：「孩子，你醒來了，快到殿上來，貧僧有話要對你說！」是赤空的聲音，連忙披衣起床，出到大殿，赤空已盤膝座上。見他走進，便道：「洪侍衛，你到我身邊來！」面色帶點沉着，却射出柔和的眼光。

洪英以為半夜偷看他的舉動，如今已被發覺，心裡忐忑不安。赤空低聲問道：「洪侍衛，你昨夜到獄裡巡視，有見着亞密當嗎？」洪英心裡才舒了一下，答道：「小的奉皇上諭旨，前往天牢巡察，在囚室裡見了亞密當，曾安慰他幾句，此外別無他語。」赤空道：「我不是問你這些，你曉到亞密當不久便要喪命？」洪英道：「小的聽說皇上給他服下一些毒酒，三天後便會發作，除非得到解藥，才保得性命，可是皇上如今正在發怒，誰敢保奏。」赤空又問道：「你和亞密當的交情怎樣？他的好歹你定然明白。」洪英偷看赤空一眼，正在等他回答，不像出言相試。便道：「小的雖然來了不久，但昔日曾經救過他的嫂子，他對小的也事事照顧，感情實在不錯。而且各同僚對他十分崇敬，人家都說他是個忠肝赤膽的人，只不知皇上為什麼要抓他下獄。」赤空答道：「這都因他放走了紫陽老道而起，皇上怒他違抗聖旨，又怕他和外間武林人勾結，所以要把他處死。」

洪英其實一切都已清楚，他不過故意出言來觀察赤空的態度。他歎了一聲道：「昨夜皇上命小的前往殺他，幸得聖僧婉言勸阻，後來小的出到宮門，龍侍衛幾位同僚還對小的說及，打算聯同求聖僧大發慈悲，向皇上乞恩赦免亞密當呢。」赤空合十誦句「阿彌陀佛！」接着道：「你們大家盼望着皇上把亞密當赦免死罪，貧僧也是這樣想，無奈皇上定不會赦他，如今我們只有想個法兒，要他死後得個全屍，不至身首異處，那總算盡了我們的心事了。」洪英訝道：「聖僧說話，小的還有點未解，他

就算毒發身亡，也不會身首分開，聖僧爲何說要使他得個全屍呢？」

赤空低聲道：「你還不知，亞密當從前服過了千年人參，別人受毒三天身死，他却熬得十天八天，皇上向來手段殘酷，到時見他不死，定會命你或策零前往殺他，那豈不是終要身首分開嗎？」洪英見赤空語氣表示亞密當無生存之望，黯然道：「聖僧法力無邊，難道不能起死回生，把他挽救？」赤空搖頭道：「他吃的毒酒，是往日阿拉宗大喇嘛替皇上製煉的，紅酒有個名叫『紅魄散』，服了七天之內便七竅流血而死；綠色的毒性更烈，名叫『綠斷魂』，服後三天便死，不同的就是死後面色如生，只是肚裡大小腸都寸寸斷裂，從外面看不到。這兩種毒藥獨有西藏人心草可解，從前孟王妃在日，皇上交她保存，後來王妃出走，這解藥只有皇上才曉得貯藏之所，因此貧僧也無能爲力了。」

洪英聽見赤空一番話，胸中交戰着，在立場來說，自己和亞密當是站在對敵地位的；但憑正義來說，這樣的一個武林人，實不應讓他冤枉死去。赤空見他低首沉吟，便道：「洪侍衛，貧僧有一件事託你，這事只有你才能幹到，未知可能答允？」洪英忙下拜道：「聖僧有命，小的那敢不從。」赤空道：「這事非同小可，萬一洩漏，你我二人俱不得了，你要答應貧僧永遠保守秘密。才敢奉託。」洪英於是向天發誓，赤空道：「貧僧早已作你是個心腹，這裡有一枚藥餅，你今夜到獄裡給亞密當服下，不到天明，他便窒息死去了，你記緊幹的十分秘密，不可誤事。」洪英一驚，接過赤空遞給他的小盒，揭開一看，內裡藏着一片粉紅的藥餅，一時捧着發抖。顫聲道：「小的怕他不肯吃下去呢，也怕他身子比別人强，吃下去沒效驗，那時怎麼是好？」赤空道：「你不必懷疑，這藥物作用特殊，吃下去呼吸窒息，當堂咽氣，若怕他不肯服下，你可騙說是從皇上那裡盜來的解藥，那麼他便不會懷疑

了。」洪英應了一聲，外面忽報雍正召見聖僧，二人立刻停了說話。

這天雍正退朝回宮，召集全體劍手聽命，赤空三藏也被請到來，一旁侍坐。雍正看看大內劍手都來了，諭道：「昨宵闖進宮來的黑衣刺客，今夜定會再來，朕已把獄裡犯人分別禁開，安排妙計，你們只須聽命行事，賊人便無法脫身。」各侍衛一齊跪下接旨。雍正把手令交給白振、龍木公、于成龍三人，着各帶隨從武士，把守着指定的地點。

各劍手離開禁宮，雍正把洪英策零二人留着聽命，又問赤空道：「聖僧猜妖尼敢到來嗎？」赤空稟道：「沙哈洛看見宮裡已在嚴密戒備，又給貧僧道破來歷，或者不敢再來，但皇上還須珍重龍體，不可離開貧僧佈置的寢宮。」自從昨天發現了刺客，赤空已在仁壽宮內替雍正安排好一個地方，甬道如八陣圖一般，刺客不易找到。

這天晚上，清宮戒備森嚴，隱藏殺氣；御前十二名一級劍手，在指定地點分頭埋伏，雍正以爲沙哈洛這番到來，定率同各俠士前來刼獄，因此把關在牢裡的重犯分數處秘密囚禁，最重要的是佛明，特別吩咐赤空把她封鎖在白塔之下，要運用精神功才能移去地窖的封鎖物；此外又怕神尼救走亞密當，所以早就暗中改囚別處；這是雍正從來的神出鬼沒手段，不必細表。

赤空三藏在仁壽宮巡視一番，回到褊殿打坐，他見洪英進入，叮囑道：「你記得依剛才的說話幹去，不可有誤！」洪英應了一聲。看看值班時候已到，回到室裡換過衣服，記起今天正是月圓之夜，當日玄空三藏吩咐過今夜行事，誰想雍正又調他到寢宮門外守衛，不能接近赤空，不免暗暗焦急。看官們，你道洪英想起什麼重要的事情呢？還記玄空在密勒池上交給他一枚小玻璃管子，內裡藏着一條

天山雪蟎，教他到時依計行事。這種世上稀有的毒虫，正是安南施降頭同樣的一種奇異放蠱術，說科學一點，降頭是一種細菌作用，安南人歷代傳下培養細菌的方法，侵入人體裡便寄生起來，到了一定的時期，中了降頭的人便要喪命，只有本地巫師施術才可救治，那叫作「解降頭」。這雪蟎是最毒的虫類，經過培養之後，長時間還生存着，牠的作用是另一種，作書人只有拿安南降頭來作解釋，易使看官們明白，所以在此交代一筆。

洪英關上室門，在貼身束帶裡掏出小瓶一看，那雪蟎已縮成一根頭髮的幼小，幾乎眼看不見，通身紅色，驟看如同一根紅髮。他想起玄空三藏叮囑的話，數月來自已冒着生命危險混進清宮，竟然用到苦肉計來博取雍正相信，其間把雲裳捉獲，抓起師兄諸葛元，眼看着朱蓉鏡等關起也不敢相救，內心痛苦已極，都爲着完成這項任務才這樣幹去。誰想今晚是施計的日子，偏巧雍正調他守衞宮門，這樣便無法向赤空暗中施術。

忽地記起他的師傅天照禪師還有一條錦囊妙計，教他遇到十分疑難時開啓，便有靈驗，於是把剩下的一枚小紙團打開，看看紙裡寫的是什麼。只見紙上寫了「借水行事」四個字，他一連念了幾遍，還猜不出是什麼用意，心想：「借水行事，難道赤空會墜進水裡？」愈想愈覺糊塗，又念到天照禪師的錦囊妙計，以往有不可思議的奇驗，到時自然會用得着。他把錦囊裡的四字記起，紙團嚼在口裡，不留一點痕跡。傯傯進到仁壽宮，便見一個御前總管走近來稟道：「侍衞大人，皇上召你到地下室去。」洪英跟着內監進入暗門，那裡一條築在夾壁的複道，曲折地透進，兩旁出現無數門戶，有些是折光鏡射出來的幻影，目爲之眩。複道走盡，便是一度石拱門，沒有門戶，內監引他站在圓拱裡，按

壁一下，站處突然轉動，瞬已翻到拱門裡，一望是一所地下室，燈光照耀，佈置華麗，內監對着錦帳外跪下，報道「洪侍衞來了！」那繡帷立刻兩邊掀起，牆上繪着一幅大壁畫，寫的是仙山樓閣，繪飾如眞的一般，却不見雍正的影子。洪英暗地納罕，內監在他背後一拉，只得隨着下跪。畫上有人叫出一聲「洪英！」是雍正的聲音，不禁嚇的一跳，朝上望去，畫裡的窗門已打開，雍正探出身來。連忙應道：「奴才在。」雍正問道：「剛才有巡到獄裡嗎？」洪英稟道：「奴才奉命巡察，獄裡一切如常，請皇上釋念。」

雍正沉聲道：「洪英聽着，今夜反賊們可能闖進宮來刼獄，朕已把各囚徒移到別處禁起，如今命你到紅教上苑去，如果亥時已屆，亞密當還未毒發身死，你便把他的首級取來覆旨！」洪英一驚非小，暗想赤空三藏眞的料事如神，早就猜到雍正有此一着。不過剛才巡到獄裡，分明看見亞密當還在囚室，怎麼一會兒便轉到紅教上苑裡去了？這時耳畔鏘的一响，雍正從窗口丢了一把利劍出來，跟着道：「你拿這劍殺他，便沒人敢加阻止。」洪英接劍在手，一看是一柄虎頭劍，這是清朝製定下來的盡節劍，龍頭劍是王親國戚所用，虎頭劍是大將功臣所用，還有鳳頭劍是皇后宮嬪用的，往日王公大臣奉旨出征或出使各邦，遇到意外時拿來自刎，叫作盡節；專制君王有時對屬下賜死，也是賜這種盡節劍，受命的人還要跪下謝恩。

洪英知道雍正已決心把亞密當除去，捧劍手顫，還想藉故推延，忙稟道：「聖僧剛才傳皇上諭旨，命奴才前來守衞宮門，恐怕離開之後，賊黨便乘機闖進來，危害聖躬。」雍正沒察看他的面色，以爲眞的躭心自已安全，便道：「你對朕一片忠心，不負把你提拔，今夜朕已派策零守衞上半夜，你

可安心去幹，記得子刻以前回來覆命。」洪英推辭不得，只得連聲應旨。雍正又問道：「你記得出路嗎？」洪英剛才進入時，已一一默誌暗記，回道：「奴才偬偬進來，未及留意，實在認不得。」雍正命侍臣帶他出外。洪英心裡暗驚，雍正手段厲害，如果回稟認得出路，定會對自已起了懷疑。

他趕到紅教上苑，已是二鼓時份，這時飛龍僧還在養傷，只鐵臂禪師接入，見他捧了雍正頒下的虎頭劍，已知道他的來意。問道：「洪侍衛，皇上命你幾時下手？」洪英道：「卑職在子刻以前便要向皇上覆命，如今亞密當在那裡？」鐵臂禪師把他帶到後殿，在三寶座下一按，供桌移開，便看到石級，透進一處地窨。亞密當睡在一角，動也不動。洪英駭道：「他怎麼樣？」鐵臂禪師答道：「皇上沒告訴你嗎？剛才貧僧奉命拿迷藥把他昏倒，便移到這裡來監禁，如今迷藥還未過呢。」

洪英看看機會無多，便道：「法師請便，卑職要等他醒來，有話問他。」鐵臂禪師轉身上了石級，轉頭過來道：「侍衛爺一會走出，把神座下的鐵環拉動，暗門便合上了。」洪英謝過一聲。伏耳一聽，紅衣喇嘛已離開後殿，立刻從身上取出小盒子，把赤空給他的粉紅藥餅拿在手裡，迅速納進亞密當的口腔，桌上放着茶壺，順手捧起來把藥餅灌下去。暗暗在道：「亞密當，你死了不可怨我，魔王要取下你的頭顱，你橫豎不免一死，赤空命我拿這藥來，讓你安靜地死去，將來我定替你報仇，拿魔王的頭顱祭你，你好好地離開這汚濁的世界吧！」他揑開亞密當的口，只見一股泡沫噴出，口裡的藥餅都已溶化，他心裡十分不忍，念到亞密當如此英雄，終要喪命清宮，眼眶不禁滴出淚來。

地窨外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洪英連忙站起，忽見鐵臂禪師氣咻咻的進來道：「侍衛快來，那邊出事了！」洪英不知外面出了什麼事，一躍出了地窨，鐵臂禪師隆的一响關上暗門。洪英走出紅教上

苑，立刻聽到遠遠警鉦大鳴，從神武營那邊傳出。他飛身出了園門，看到火光從監牢映出，人影趲動，連忙展起急縱輕功，向那邊竄去。

神武營的囚室，原是禁閉亞密當的地方，洪英縱竄之間，便見前面一條黑影從牢房的圍牆衝出，兩旁武士喊聲追上，走在前頭的似是白振于成龍二人，提劍追趕。那黑影一勢「蒼鷹下攫」，青光向後閃出，便見白振二人一齊仆開尋丈，隨後趕來的武士也給劍風掃倒，那黑影已朝着自己奔來。洪英看到青燐飛動，脚下一慢，前面一陣風勢，天空人影落下。他已看出來的是佛光，看看左右沒人，連忙把劍半空打了一匝，光影亮出，那人已知道他伏在廊頭，衣帶飄風，一幌便到。

洪英剛才打出的一圈劍影，是一個暗記，那黑影半空一翻，抓着他向廊外假山縱落。二人轉過太湖石後，佛光問道：「亞密當在那裡？」洪英一時呆着，心裡卜卜地跳，答不出聲。佛光呸了他一聲，焦急地道：「長纓哥，你幹麼神不守舍！亞密當在那裡，快說！」

洪英爲什麼呆着？他悔恨剛才已把毒藥給亞密當服下，如今知道她是爲救亞密當而來，已是無從補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佛光在旁一再催問，只得答道：「亞密當已死了，你用不着再找他。」佛光聽了，如同冷水澆背一般，面色當堂沉下道：「我連佛明師妹也暫且不管，却要今夜救他出獄，爲何他片刻便會喪命？」洪英懊悔無及。這時外面一陣火光，幾名血滴子武士風一般的走過，二人急的屏息不動。等到脚步聲去遠，洪英顫聲道：「他遲早要毒發身亡，剛才赤空喇嘛叫我拿藥餅給他服下，讓他早點喪命。」佛光氣的臉上通紅，高聲問道：「你有照樣幹嗎？」洪英慚愧地點了點頭。佛光火性陡起，一手把他摔開，罵道：「你這沒腸肚的東西，眞的氣死我了！他服過千年人參，

替他放血便可不死，你却受了喇嘛愚弄，送了亞密當的性命！」

洪英給她摔倒地上，一時愧恨交迸，佛光看了，心裡又是難過，連忙蹲身過來，低聲問道：「長纓哥，是我性子不好，你有摔傷了嗎？」洪英顫聲道：「我想喇嘛也是一點慈心，我才這樣幹去，如今挽救已遲，我心裡眞有說不出的難過。」佛光歎了一聲，要待出言，突然傳來一片哄動聲，園裡鑼聲敲响，外面有人喊叫仁壽宮起火了。

佛光把洪英推開道：「你快走！玄空師傅要我們今夜下手的，我媽已助你一臂，你有把雪螭兒帶在身邊嗎？要小心點幹，切不可誤了大事！」洪英微微點頭，佛光再說一聲「快點動手！」縱身出了太湖石，洪英隨着走出，已不見了她的影子。這時萬壽山麓冲起一縷黑烟，剛正起火，禁宮武士潮水般的湧進園裡。洪英一口氣奔到仁壽宮前，只見策零從烟硝裡冒出，口裡喊道：「複道給火封閉了，皇上還在地下室裡！」

這時奔到來的武士，紛紛上前搶救，無奈濃烟從殿旁的窗戶吐出，一和空氣接觸，變成火燄，走近去的人，立刻給火烟昏倒。洪英放眼四望，却不見赤空三藏，忙問守衞宮門的武士，都說沒有見他，心裡不覺納罕。暗念赤空住在仁壽宮旁，他曉到雍正困在地下室，定會趕來營救的。洪英心裡並非着急雍正被困，而是記着適才佛光叮囑他的話，說三音神尼已助他一臂，叫他趕快動手。

他轉身奔到普慈宮找赤空，才踏進宮門，便聽到後殿一陣風响，幢幡飛動，分明有人在處交手。這裡前後殿相隔一片大天階，洪英伏在格子屏風望進，只見殿上劍光閃動，裹着一個白衣人的影子，正是三音神尼沙哈洛。她已回復了蒙古女修士的裝束，手裡一口毘盧劍如電閃雷奔，擋住出路。赤空

正要衝出，掌風一起，震的殿瓦桁桷嗶啦作响，沙哈洛也給全身捲起，飄到殿外，但她半空一幌身子，乘勢打出「天雨花」金砂功，一簇光影飛撲殿內，赤空雖然武功高強，但曉到這一手大漢神功十分厲害，丹田氣一噴，便把金砂四邊衝散。沙哈洛袖子一揮，金砂又再捲着螺旋線飛撲，這樣一來一往，赤空終不敢冒險衝出。不禁怒道：「沙哈洛，我已讓你幾分，你再不識相，勿怪貧僧手段毒辣。」三音神尼道：「你敢殺我嗎？我偏要不走！」赤空立刻運出「乾坤無極掌」法，雙掌一合，驀地向外一推，面前一股狂風刮出，殿前青石早已整塊翻起，裂成片片。沙哈洛閃電般竄到階前鐵鼎後面，那鐵鼎高七八尺，重逾二千觔，也給掌風震的搖搖擺擺；洪英站處相隔一個大天階，感覺地面顫動，心想赤空的密宗內功果然厲害，不禁吐出舌來。

赤空三藏焦急外間起火，一連打出兩下乾坤無極掌，階石豎起，鐵鼎滾動，三音神尼早已隨風拔起半空，影子一幌，如夜鶴般直冲霄漢。洪英這才揑去一把汗，忽覺眼前人影一閃，衣領給人抓着向前殿走去，一看正是赤空。忙道：「皇上受困了，剛才小的給掌風阻擋，不能進來。」赤空道：「我也焦急呢，還幸地下室隔着幾條地道，暫時火未燃到。」說了已奔到殿外，一看仁壽宮窗櫺門扇都已燃着，黑烟一團團從裡面衝出。赤空把洪英一推道：「快把三寶座前的聖水拿來！」洪英應了一聲，轉身奔回殿裡。他眞是又驚又詫，心想師傅的錦囊妙計果然靈驗，「借水行事」原來如此。他忽忽拿起供桌上的銅砵盂，這一盂聖水是佛門裡的楊枝甘露，洪英捧在手裡，滿心歡喜，懷裡掏出小瓶兒，塞蓋拔開，那小小的雪螭立刻竄到水裡。

這時赤空三藏站在仁壽宮旁，把丹田氣噴出，一股風力把火勢壓着，可是火燄還在燃燒。他見洪

他在盂裏呷了一口水，向空噴出。

英奔到來，連忙接過砵盂在手，口裡念動眞言，隨就在砵盂裡呷了一口水。正想噴出，忽覺一縷熱氣直透丹田，喉裡像有一根髮絲衝進，打一寒噤，心知有異。若在平時，他可以把丹田穴道封閉，但這時正在作法當中，也不暇細想，即時向空一噴。說也奇怪，只見半空一陣水花散開，他的雙掌隨勢一推，烈燄當堂戢斂，濃烟變作白色，火勢已沒有先前的猛烈。白振見了，連忙

指揮武士衝進殿裡，劈開火路，工事房太監也紛紛發射水管，一剎兒火勢全消。赤空領各人慌忙走進，殿裡樑木都已燒焦，窗戶俱燬，起火處正是複壁暗門之處，陣陣硫磺氣味觸到鼻端，知道有人縱火。

且說雍正剛才困在地下室，聽說外面起火，想奔出時，通道已給火烟封閉。他只有躲在密室裡命十幾名親隨武士，把重重鐵門關閉，一時和宮外消息隔絕，雖然火烟透不到，可是已像熱鍋上螞蟻一般，急得繞室徬徨，他怕宮殿燒塌，那時便要葬身火窟之中。約過了半頓飯時候，他已焦灼得全身冒汗，忽然聽到聲音傳來道：「皇上勿驚！外面火勢已經熄滅了。」這是赤空傳音入密透進來的聲音，他一時喜的如出生天，急命侍衞打開鐵門，讓外面的人進入。

赤空領着全班劍手走進，看見雍正沒事，連忙合十問安，稟道：「貧僧給沙哈洛纏着，所以來遲乞皇上饒恕！」雍正道：「朕料不到反賊會施用火攻，聖僧何罪之有。」即在項上除下一塊淸涼玉珮賜給赤空，說道：「聖僧勞苦功高，這玉珮是前月暹羅進貢的，夏天佩在身上，通體生凉，請聖僧收下，聊表朕心！」赤空接過謝恩。雍正又問白振有無把賊人抓起？白振上前稟告一番，雍正面色低沉，狠狠地道：「賊黨行動，那裡逃得過朕之所料，他們施出調虎離山之計，偸進宮來縱火，實行要刼奪亞密當和女犯佛明，幸而朕早就把二人隔開。」各侍衞一齊稟道：「皇上聖慮週詳，賊人無所施其技，只是有驚聖駕，奴才等罪該萬死！」雍正揮手命各人起來，他的面色已回復了平時的鎮靜，當下眼光一掃，便問洪侍衞何在？

門外應了一聲，進入一人，來到雍正座前跪下。各人看時，進來的是侍衞洪英，後面隨着紅衣喇

嘛鐵臂禪師，站在一旁合十道：「啓奏皇上，亞密當……」他本來要說亞密當毒發死了，但一想當着各侍衛跟前，不能把皇上賜他毒酒的秘密說破，所以遲遲不能接下去。雍正已猜出九分，問道：「亞密當幹麼？他是畏罪……」雍正也沒說下去，留下來讓鐵臂禪師補充。喇嘛已是知機，連隨應道：「是，是，他畏罪自殺身死。」

這話一出，室裡十幾名劍手一齊失色，他們平日都崇敬亞密當，大家如晴天霹靂，不約而同把眼光望着雍正。他們希望雍正命紅衣喇嘛前去把亞密當救活，看看有無生望。誰想雍正面不改色，只道：「他怎樣死的？」鐵臂禪師已明白是毒發身死，但又不敢說出，口裡吶吶地道：「他……他已是咽氣了。」赤空見了，在旁提他一句道：「皇上垂詢，亞密當是自刎還是自縊死的。」鐵臂禪師一想：「亞密當身上沒點傷痕，我不如說是自縊吧。」當下回稟道：「是自縊咽氣的。」雍正吁了一口氣，不知是惋惜還是舒快。柔聲道：「他欺君犯法，朕已特別開恩，發交各王大臣審訊，從輕發落，誰想他自覺無面目見朕，畏罪自縊，不無可惜，念在日前微勞，遺體移到龍王廟設祭，即日殯殮，仍追贈二品殿前護駕將軍，以示恤念。」又命白振于成龍主理喪事，二人連忙跪下領旨。雍正看了洪英一眼，見他身上還懸着一口虎頭劍，又見他伏下不動，便道：「洪侍衛，朕怕賊黨再度進來，明天你到龍王廟守着亞密當靈前，幇同白統領辦事，勿違朕旨！」

這晚擾攘半宵，赤空三藏想起適才熱氣衝進丹田，便覺元神不安，知有凶兆降臨，但算不出是什麼東西侵入體裡，即向雍正告辭。一會，各劍手保護雍正移駕到景仁宮，分班把守宮門。龍木公老淚滴下，白振知他悼念亞密當，無言相對，只有策零暗地欣慰。他見于成龍，雷天賜也是哭喪着臉，便

道：「亞密當死了，一級侍衛領班的缺額，該輪流于大哥升上了，小弟替你道賀呢。」于成龍白了他一眼道：「兎死狐悲，誰有你這樣開心！」

宮裡武士聽到亞密當死訊，不少人在處痛哭，清宮裡一時籠罩着憂愁慘淡的氣氛，太監宮人也竊竊私議着，人人面上露出無言的沉默，可見亞密當平日感人之深。

洪英回到臥室，心喜大功告成，一會兒想到亞密當死在自己手裡，又覺得自己不够光明磊落，後悔幹錯了這一件事，無怪佛光聽了當堂把他摔開，愈想愈覺得這種行爲不是武林人應有的氣質，暗念如果不是爲了玄空囑託的任務，自己便不會答應赤空幹去。作書人寫到這裡，也要替司馬長纓處境辯護一下。他究竟有沒有辱沒了武林俠士的品質，在明白他負担一件任務之後，便得原諒。他同在這一晚當中，要幹一件非常的任務，他何嘗沒想到效法亞密當放走紫陽的所爲，把雍正的命令違抗，可是念到救出亞密當之後，他還是不免一死，只是死遲一些便了；同時雍正要他在半夜覆旨，倘亞密當不死，便要取下他的首級；倘如不這樣做去，他便身份敗露，那雪螭也無法放進赤空的肚裡。其次，他是相信赤空替亞密當不值，要他死後保得全屍，他忖度了一番，才迫於無奈地去幹。想不到的是佛光這晚要來刼獄，又說亞密當服過千年人參，可以用放血方法救回性命，這消息便如同利刃刺進他的心裡一般，使他事後忐忑不寧，深表後悔。

如今且說赤空三藏半夜回宮打坐，細想近日運用靈神和外界接觸，每受到一種外力侵擾，感應不靈，定是密勒池的同門暗中施術，把自己的靈感衝破了。他又想到今天的事，法盂裡的水使他打出寒噤，証明身體上已受到邪祟的侵犯，難道洪英對自己不利？一會他想起洪英已依計行事，助了自己一

臂，可見這孩子忠於自己，看來不會施出詭計的。又念到或者是沙哈洛施的暗算，打算要挾放出女孩子佛明，也未可料。

他思前想後，不覺天已破曉，清新的空氣送來，精神一爽。忽聽外面人聲鼎沸，又似有哭泣之聲傳來，走到窗前一望，園裡來了一條人流，不下數百。白振臂上纏了黑紗，走在前頭，後隨五十名武士，已把紅巾卸去，換過白肩巾，扛着一面紅綢旗架，旗上寫了「大清二品護駕將軍欽賜虎威巴圖魯亞密當之靈旗」二十一字，再後便是龍木公、于成龍、雷天賜、鐵杖眞人、龍行劍關家三傑：關虎、關彪、關豹；二龍山劍俠旦夕、旦明；梅花棍金鐘六等十名劍手，舁着靈床，亞密當遺體安靜地躺着，身上覆一面黃緞陀羅經被。鐵臂禪師頂戴五佛冠，身披紅袈裟，領着二十名喇嘛沿途誦經，後面就是宮裡二三級侍衛，和神策營，神武營的武士，帶着一片沉默的神色，緩緩地向龍王廟那邊走去。

這肅穆動人的行列，充分地表現亞密當生前的偉大，同時也見到人們對他的哀悼，赤空三藏看了一時感動起來，他不像別人一般為亞密當哀傷，他的內心和別人的感覺完全兩樣，他欣幸自己幹了一件心靈上值得安慰的事，使他保存着密宗弟子的精神，但又念到除了自己之外，更有人比他智慧高出一籌。他的思潮波浪般起伏，直到喇嘛的梵音遠去，才放下窗幃，正想轉身回到座上去。

忽覺背後有人叫了一聲「師伯。」他的心神立刻回復過來，回眸一望，一個窄袖長裙的女子伏在地上，正是那晚自稱密勒池弟子的女孩子。她的長髮垂肩，紮了一條綉有梵文的包頭巾。赤空暗裡打了一特，這女子在他精神不屬的當兒飄身入室，令到他全無所覺，正是密宗神功的一種成功的運用。當下一定元神問道：「你究竟姓甚名誰，是那一位同門的弟子？」那女子仰首答道：「後輩法號慧

塵，別名雪山蓮，是師傅玄空三藏所賜的名字。」她額上的山字形印記，活現在赤空眼裡，不覺想道：「我在雅那薩羅沃池潛居多年，密勒池上的情形，久已沒了消息，看來這女子修練還甚膚淺。」

他決定要把那女子的功夫一試，便道：「你既是玄空師弟的門徒，且起來說話！」女子輕身一引，如鵝毛飄動，盈盈站起。赤空問道：「你兩番闖入禁宮，究為何事？」女子清脆地答道：「師伯何必多問，那晚姪兒已把師傅玄空的話稟告，今兒已屆三天之期，姪兒特來向師伯討個意思。」赤空見她說話全無忌憚，惱道：「你說話如此莽撞，我究竟是你的長輩，是否玄空教你這樣沒規矩的？」女子板着面孔道：「慧塵眼裡只識奉持密宗戒律的尊長，若是違背歷代師訓的人，我根本毋須對他尊重。」

赤空一時給她弄的氣結，待要發作，可是又想探她一些口風，看看各同門打算怎樣對付自己。當下怒道：「你這黃毛丫頭，敢在我跟前撒野！若不是看在你師傅面上，今天我定把你抓起來，讓你瞧到我手段，還不給我滾！」袖子一拂，掌風颼的捲出，女子隨風縱起，在殿裡連翻跟斗落下，脚下沒點聲息。吭聲道：「你要我滾也容易，師傅給你三天期限已屆，你究竟走不走？」赤空氣的有點發抖，叱道：「你好嘴刁，我不走便怎樣？你告訴玄空，莫說三天，就是三百天我還在此，他奈得我什麼樣！」

那女子吃過他的一手掌功之後，神色不變，應道：「師伯不要負氣逞強，我好好地告訴你，如今你已開始受到本門的懲治，再不覺悟，一月之後，你的武功自行廢去，那時若不回山向掌院服罪，不上百天，你的身軀到處腫爛，像染上痲瘋一般，令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是本門的一種嚴重懲

戒，讓違反戒律的人受到應得之罪。」

赤空暗地一驚，想起夜來一縷熱氣冲心，打出寒噤，難道眞的受了精神禁制。但又想到自已的功夫不在玄空等同門之下，他們未必就能把我制服。他離開密勒池多年，昔日戒律已有些忘掉了。便道：「你這丫頭在處唬誰！我在此沒殺過人，而且皇宮之內，密宗高僧照例不能闖進來的，難道你敢來把我招惹嗎？」那女子冷笑道：「你利令智昏，還不知道自已濫施大法，助紂爲虐，許多人間接死在你的手上，你還記得密宗戒律第十三條是怎樣說的嗎？」赤空是個倔強的人，心裡又氣又惱，恃着武功高强，神色還是十分鎮定，叱道：「我不配和你談戒律，快給我滾！」



一縷光影從脚下繞起，赤空把她包圍着●

女子大聲叫道：「戒律十三條有說：藉法障身，危害本門，不受勸告，同門無法制服者，得用刑堂『邪蜮侵體』的懲治，讓其自斃。」赤空聽了，一時大驚失色，記起刑堂果然有「邪蜮侵體」的奇怪刑罰，用來對付一些武功高强的弟子，遇到同門不能



制服，便拿這奇妙的東西把他武功廢除。所謂「邪蜮」，就是詩經裡所說「爲鬼爲蜮」的東西，古代的人已曉到有一種眼看不到的微虫，就是現代的微生物和細菌，不過那時沒有科學知識，醫書裡說這種蜮蟲含沙射影，跡近妖狐一類的害人邪物，又稱作「射工」，大概形容它暗裡射到人體上，無影無形便受到侵害的意思。如今赤空受到雪螭寄腹，可以拿安南土人的降頭術來比擬，有些不用吃下肚去，只須黏染到身體上便受了降頭，凡是到過安南去的人，都知道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可怖奇術。

閒話少提。且說赤空聽了那女子所說，知道昨夜已受到邪蜮的侵襲，不覺失色，想起那砵盂的水是洪英拿來的，口裡沉吟自語：「難道她會着洪英這小子來把我暗算？」立刻喝出一聲道：「你是串同洪英來下手？好好地快說出來，否則休想離去！」身形一幌，展起絕頂輕功，擋在那女子跟前，盯目相視。那女子就是佛光，當下心裡一驚，暗念他若曉到司馬長纓的來歷，定然不肯放過。連忙應道：「我奉了掌院之命，執行刑堂法規，那會要到鷹爪兒相助，老實告訴你，昨天是我下手的，你只

有馬上離開清宮，才能獲得各同門的饒恕。」赤空給內心的恐怖蒙蔽了意識，也恨佛光向他施暗算，大喝一聲：「丫頭走不得！」身形一幌，擒拏掌迎風擺出，掌風震的殿上樑木，瀝瀝發响。他的一手內勁，實在不容易招擋，但佛光有恃無恐，當下颼的拉出青萍劍在手，迎風急剎，展開縷縷青光，護着全身，閃電般向門外衝出。赤空雙掌一分，正待把她擒下，突然青光一現，微覺心胆俱寒，這就是青萍劍發生的威力。他的精神分散當中，佛光已衝破他的掌勁包圍，竄出殿外。

赤空定要把她拿下，作爲人質，立刻展起柔門疾縱，一飄便出到殿外。這時門外來了侍衞策零，眼見佛光衝出，急的拔劍上前擋，怎知青光嘶的射到，當堂把他震的顚開丈外。赤空跟着出來，眼見佛光又再翻身竄起。他一摸衣領，把一塊圓形的東西摘下來，五指一搓，即時化作十二枚小飛劍，向空一拋，丹田噓氣，這十二枚飛劍連貫射到半空，在佛光面前嘶風轉動，一剎兒化作一度圓光，把她包圍起來。

這一手就是赤空練了多年的泥丸劍，他把精練的十二枚軟鋼劍子，疊連起來，捲曲成爲一塊圓鐵，驟看猶如一枚棋子大小，可以收藏在耳朶之中，也可含在口裡。到了使用之時，拿指力壓落，鐵餅立刻張開，劍身本來是軟鋼練成，頃刻變成十二枚飛劍。這泥丸劍本是道家的名稱，據說飛劍煉成手指一般大小，可以收藏在泥丸宮裡，祭出時一條白光從口鼻噴出，這點說法似乎近於抽象。如今所說的泥丸劍，却是憑內勁和氣功混合控制，在十丈之內，只看到光影閃動，隨風而來，是密宗精神功的一種修練，和道家的不同，打出時轉動的速度，比風車還快。

佛光驟見光影從赤空手裡射出，瞬已把她包圍起來，她的身軀也給勁風推動，隨着滾轉，不免暗

驚。剎那間她手裡的青萍劍忽地來了一閃，立刻有一股勇氣傳到她的心頭，本能地展開劍路，青光罩體，泥丸劍的圓週給光影一衝，當堂突破。佛光估不到青萍劍有這樣妙用，即時一挺腰子，向上急竄，隨風縱走。赤空昔日曾敗於青萍劍之下，當下看到泥丸劍給青光彈開，連忙提氣一吸，十二枚小劍回到他的手裡，歎了一聲。他剛才不忍施出毒手，所以泥丸劍環繞佛光身上時只是打轉，這當兒只須內勁一收，那十二枚小劍立即向佛光戳落，頃刻化成肉醬。可是他究竟不敢破了密宗戒律，傷害同門，因此由得青萍劍突圍而出，這也是他還存着一點顧忌之心，所以後來不致送命。

佛光的影子片刻消失，赤空三藏站着發呆，忽見遠處來了一人，狂笑一聲，已來到他的面前。這人身短脚長，形容古怪，一邊面紅，一邊面白，背着一口劍子，對着赤空一揖。赤空細看後邊還隨着二人，正是毒龍鞭薩摺薩猛兄弟。這個不速之客恰在這時到來，便令到洪英身罹大難。正是：

爲福不足　爲禍有餘

第三十回．白鶴劍長纓受重創

真師傅御前佈巧局　假徒兒殿上中奸謀

且說赤空三藏目送佛光冲霄遠引，瞬已逃得無影無踪，也不想趕去；正待把策零攙起來，看看他有無跌傷，忽見遠處來了幾個人，前行的是個中年漢子，布衣竹笠，一邊面紅，一邊面白，形容十分古怪。後隨的是御前侍衛毒龍鞭薩摺薩猛。那人怪嘯一聲，有若長空鶴唳，赤空最怕聽到這種淒厲的叫聲，毛管一悚。那人幌身來到他面前作禮道：「聖僧在上，山野之人，今天初進禁宮，請恕適纔唐突之罪！」赤空打量了他一眼，覺得來者步沉身穩，氣聚丹田，眼神內歛，知是個武功修養極高的人，心想皇上又從那裡聘來這個三山五嶽的奇客呢？驀地記起數月以前雍正派了薩家兄弟到滇南白鶴洞聘請白鶴劍客來京，料這個就是以白鶴劍法聞名的覃三冷了。

當下連忙合十道：「阿彌陀佛！難得覃居士遠道降臨，貧僧久仰大名，今天何幸得會。」薩摺薩猛也上前見過赤空，稟道：「卑職這番奉旨到滇南聘請洞主下山，誰想洞主到大凉山去了，因此等了半年，今天才偕同洞主抵京。」赤空道：「原來路上躭擱了，兩位侍衛有帶居士見過皇上嗎？」薩摺回道：「我們已到過幾處寢宮，都說皇上沒有臨幸，就連白統領和好些同僚也見不到，所以引洞主到園裡來歇息，不料在此遇到聖僧。」

白鶴劍客突把面色一沉道：「山人聽說你們主子對江湖人敬重，所以才跋𨂿到來，他既然擺着皇

帝老子的架子，山人還是回去好了。」說了轉身便跑。赤空待要上前勸阻，斜裡忽然閃出一人，在覃三冷面前張開兩手，高聲叫道：「朋友不要走！昨宵禁宮失火，皇上整夜沒得安睡，料非有心避面的，居士千祈勿怪。」薩捫兄弟一看這人，身上滿是泥塵，却生得十分英俊。這個正是侍衛策零，剛才給佛光青萍劍一衝，連翻帶滾，仆在地上，這時還是滿身泥污。赤空知道薩捫兄弟離京時，策零尚未進入清宮，忙引他和各人相見。又對覃三冷道：「策侍衛說的不差，宮裡連夜給刺客闖進，皇上多日來不得安枕，居士請到普慈宮憩下，讓貧僧派人打聽到皇上起來，再替居士稟報。」白鶴劍客才轉過笑容，隨赤空入到宮裡。

書中交代，這個雲南白鶴洞主白鶴劍客，本身是四川大凉山的彝族人，姓覃，單名一個鼎字，他和毒龍鞭薩家兄弟是個表親，在大凉山裡的彝族人，生來練就爬山越嶺的天賦本能，行走如飛，更曉得怎樣在懸崖上緣繩飛渡。覃鼎七八歲時，便隨族裡兄弟在山上打獵，一天，同行的人都回村去了，他還是獨個兒留在山裡練彈子。彝族人打出的彈子，不須用到彈弓；他們製成一具精鋼拍子，樣子如同一個細小的球拍，不過把手是軟鋼造成的，彈力很强。打出時拉動柄桿，彈丸放在拍子上，借彈力射出，十丈之內，百發百中。覃鼎那天正在玩得高興，瞥見山巖上面，一羣白鶴在處盤旋飛轉，久久不去。他想：這東西從來很少成羣飛來的，今天怎會來得這樣多？他拿起石子向上空抛去，鶴羣還是不散。他便爬到崖上一看，巖頂似有一個洞穴，那一羣白鶴輪流飛下洞裡去，一會又走出來。覃鼎心裡奇怪，立刻拿出彈子拍在手，他發的是連珠彈，拍拍兩下，那彈子嘶的穿空射出，兩點流星向着鶴羣奔去。說也奇怪，巖頂穴口裡突來了呼的一响，像有氣噴出，那兩顆彈丸即時衝落崖下。那羣白鶴

還在洞口飛轉，絕不驚散。覃鼎如何服氣，連續打出幾手彈丸，也是先前一般給洞口噴出來的氣衝落，他知道洞裡定有稀奇的東西伏着，那羣白鶴是保護着牠而來的。

覃鼎為了好奇心驅使，忘了目前的危險，他一直爬到巖頂，那裡有一個容得人身的洞穴，洞裡蹲着一頭朱頂鶴，身長二尺，羽毛潤澤。細看牠的一足跛了，腿上還插着一根羽毛箭。這些箭是貴州深山裡苗人拿竹筒噴射的，箭鏃是個魚鈎形的鋼釘，拔出時肌肉要去了一塊。那大白鶴給羽毛箭射中，流出的血染到足上。這時空間鶴羣一時飛聚巖口，把眼瞪着他，嘷嘷地叫着。覃鼎看這朱頂鶴，長喙金睛，羽毛生彩，知是個壽上千年的靈禽，連忙解下背囊，把金瘡藥取出。彝族日常行獵，多有帶備藥囊，防受到猛獸的侵襲。他又把水壺取出，懷裡拔出小刀，替白鶴把傷口血污洗去，輕輕用刀挑開傷口，取出那枚有倒鈎的羽箭。那靈禽任他動手，不時拿長喙揩他的面。一會，覃鼎已把金瘡藥敷上，撕下一幅衣襟替牠裹了傷口。那朱頂鶴已能一足站定，對着他點了三點頭，叫出幾聲。覃鼎見這鶴像懂人性似的，便道：「仙鶴有靈，我明天再來看你。」忽見牠的另一足繫着一枚東西，燦燦發光。俯首一看，那是一面金牌，刻着一行梵文，覃鼎認不得字，只把筆劃記在心頭，看看紅日西沉，才扳下懸崖，趕回家去。

第二天，覃鼎一早帶了些果品，爬到昨天的巖頂一看，那朱頂鶴不見了，洞裡石上遺下一枚殷紅的東西，晶瑩亮澤，通體透明，看來非玉非石，不知是什麼東西。他拿在手裡，又覺輕如果核；那時正在炎夏，大凉山烈日當空，酷熱蒸人，覃鼎無意中拿來含在口裡，驟覺通體生凉，口裡津液如泉湧出。他不知道這東西正是世間稀有的寶物，名叫「鶴腦紅」，是千年古鶴吸取日月精華，日久變成結

晶的東西，藏在頂上，牠可以從顎上吐出來，不時玩弄，就如百年蜈蚣夜裡吐出發光的珠一般。這「鶴腦紅」和毒藥「鶴頂紅」是兩樣東西，看官們不要混淆了。鶴頂紅是一種最劇烈的毒藥，入口即斃，相傳是一種礦物的製劑。往日黃冠羽士從燒丹煉汞的方法提煉出來，獻給專制時代的帝王，頒給下屬臣子，遇到兵敗被俘或是賊兵進城，危急時拿來自戕之用。因此朝裡公卿的帽頂上，都藏有鶴頂紅毒藥，到了要盡節時便傾在口裡。那頂子多是紅色的，有些用珊瑚或紅寶石造成，有螺旋蓋子，鶴頂紅就放在內裡。如今覃鼎得到的鶴腦紅，就非這一類毒藥可比，而是千歲鶴兒才有的寶物，和抹香鯨吐出的龍涎香，犛牛胃裡的牛黃，同是一種珍貴的動物體裡結晶品。

閒話休提，覃鼎見了那塊像紅玉一般的東西，含在口裡，令到他通身涼快；小孩子好奇，便索性吞下肚裡去。他回到家裡，也沒對人說出。過了些時，他的體力忽然增强起來，十來個壯漢也鬥不過他的氣力，一匹耕牛給他抓着雙角，便動不得，而且脚步輕盈，走起來比馬還快，族裡的人自然十分驚奇。他自己却曉得是服過了那白鶴留下的東西，才會變成一個力大無朋的勇士。

到他十二歲那年，已長成和成年人一般高大，面上變成一邊紅一邊白，十分難看。他的族人勸他出外尋師習武，以免辜負了他的一副好身手。覃鼎離開大涼山，從四川向南前往，走了年餘，所經的多是不毛之地，那裡遇得到什麼武林名師，可是他並不灰心，仗着足下如飛，日行數百里，足跡幾乎走遍了滇南。有一天，他面前擋着一個高峰，山脈連亘，高聳天際，這一帶連飛鳥也少見，不要說見到人烟了。忽然長空一聲鶴唳，天空一羣白鶴飛過，他只覺鶴影一忽兒掠過上空，不以爲意。走了半個時辰，又聽到頭上一陣叫聲，那羣白鶴又飛回來，這番飛在前頭的多了一頭大白鶴，朱頂金睛，在

他頭上掠過，飛得很低。

覃鼎正在驚奇，那朱頂鶴突來一勢盤旋，颼的飛下來，叫了兩聲，就向他的肩頭落下。覃鼎這才看出，白鶴的脚緊着一枚金牌，正是他往日救過的靈禽。便道：「鶴兒啊！看你定是神仙洞府裡的白鶴童子，我這番出來求師習技，求你指點一個劍客奇人，給我做個師傅吧。」那白鶴果然懂得他的說話似的，朝着他點了點頭，然後呼的展開雙翼，直向峰頂飛去。覃鼎跟着扒山越嶺，那白鶴不時繞回來引路，漸漸走進雲海之中，看着白鶴的影子落在一處高峰之上。

覃鼎爬到峰頂一看，山崖上面棲着無數白鶴，崖下一個山洞，坐着個老喇嘛，旁立一頭朱頂鶴，就是剛才帶路的靈禽。洞門刻了幾個大字：「無量山白鶴洞」。覃鼎這時已認得幾個字，心想這個定是有道行的高僧，連忙走到洞前下拜，口稱「弟子覃鼎，得到仙鶴指引，今天幸遇到聖僧，求聖僧收我作個門徒，不負弟子萬里跋踄到來的苦心。」那僧人開目打量着他，問道：「看你神淸氣足，雙目光芒，定是服了鶴腦紅，才會如此，數年前你救了貧僧的靈禽，也是你的造化，你且起來，貧僧還有話要問你呢。」

原來這位高僧是西藏阿達陀尊者，今年已一百六十五歲，他是藏派柔門武功的高僧，和鐵隱禪師同派同門。那頭白鶴是布拉達宮的靈禽，從「宗喀巴」手裡豢養至今，壽已將近千歲。白鶴和龜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動物，其次就是梅花鹿。鶴兒長了年紀，頂上現出殷紅，羽毛生彩。這鶴在布拉達宮時，由阿達陀尊者飼養，後來淸兵攻入拉薩，尊者帶了靈禽來到無量山，築了白鶴洞。經過好些時候，才知這靈禽往日在黃教領袖「宗喀巴」手裡時，已懂得武技，牠的身形撲翼，含着天竺派傳來的

「獅子吼」劍法拳宗。阿達陀尊者從仙鶴的示範，重復得到失傳的「獅子吼」劍訣，他為紀念這朱頂鶴，就名為白鶴劍訣。無量山在滇南瀾滄江畔，近在景東西北，自從仙鶴來了之後，便引了許多白鶴到來，聚居山巖之上。阿達陀尊者決意創立白鶴拳宗劍法，不再回到西藏，一住數十年，這白鶴洞因此流傳下來。乾隆時藏僧多羅吉坦尊者，承繼了白鶴派的掌門，不久收了幾個門徒，開白鶴派的宗枝。他的大弟子星隆長老傳入廣東，開啓南派一脈，仍叫獅子吼拳劍，這且不必細表。

且說覃鼎上次救了仙鶴，據說凡是壽上百歲的老鶴，每一花甲（六十年）便要到湖北鶴峰去打霧，在峰頂喝一口澗水，這樣壽算便一直延長下去。那次仙鶴半路經過苗區，中了苗民的羽箭，也是覃鼎命帶奇逢，把牠救了，因此成為白鶴劍客。

阿達陀尊者把一手獅子吼拳劍傳授覃鼎，前後十二年，那仙鶴也不時在他面前作出各種出式，牠的雙翼便是一雙劍，施展起來，打出各勢劍路，配合騰踊起落的身形，令到覃鼎很快便心領神會，不知不覺已練得一手藏派柔宗的上乘的劍法。那時阿達陀知道自已不久將要圓寂，眼看覃鼎的武功漸到爐火純青，便日夕授他柔功裡的丹田吐納功夫。覃鼎在練劍的時候，每天打坐兩個時辰，已有五年的苦練。阿達陀這時敎他怎樣丹田運氣，每朝在峰頂太陽昇起，向東吸氣，送進丹田，流轉四肢，不上一年，他的內勁功夫已能隨意運用，一口氣吁出，數丈以內，飛鳥的羽毛立即脫落。阿達陀還未曉到他的門徒這樣厲害。一天命覃鼎站在尋丈外對他一噴，怎知一股冷氣射來，使他連打兩個寒噤，毛管直豎，才記起覃鼎肚裡藏着一枚鶴腦紅，這東西令到噴出來的丹田氣，陰寒澈骨，中了的人當堂心頭冰冷，不可抵受。

阿達陀圓寂之前，吩咐覃鼎將來皈依三寶，和藏派僧人聯結，不許傷害同派中人，又把白鶴洞交他掌門。又道：「徒兒記着，你還有一個同門，叫作夏青松，二十年前他來到這裡採藥，遇到了我，當日我曾把一手白鶴劍法授他，可惜他資質所限，成就不多，他年紀比你大許多，雖然沒有正式拜門，仍算是你的同門，今後你作了白鶴洞掌門人若果見了面時，應該作他是你的師弟，不要讓他給人家欺負。」覃鼎跪下一一受敎，應道：「徒兒記得，但不知夏青松師弟如今在那裡？」阿達陀道：「我也不見他多年了，他是個安份的人，平日靠採藥治人過活，人家給他一個渾號叫賽華陀，聽說年來到處流浪，還是從前一般的潦倒。」覃鼎又問道：「師傅歸眞之後，那仙鶴如何安置呢？」阿達陀道：「你不問時，我也要對你說的了，這靈禽是布拉達宮的神物，我帶牠來這裡避難，不經不覺過了數十年，早就想送牠回到布拉達宮，在三寶殿前棲息，不過我圓寂之後，牠自己也將飛回拉薩去了，到時你就把我的舍利骨給牠啣着，讓牠回去見達賴活佛吧。」

阿達陀尊者這晚魂離軀殼，覃鼎依着遺示辦理，把師傅遺體焚化之後，檢出舍利骨來供奉在洞裡。過了四十九天，那朱頂鶴在舍利骨前悲鳴點首，跟着在覃鼎面前頻頻打轉，牽衣撲翼，覃鼎知牠要離去，便對牠祝禱一番，拿出阿達陀的舍利骨給牠啣在口裡，那靈禽對他點了三下頭，展翼高飛，盤旋三匝，然後向西飛走，覃鼎不覺感動起來。

他在白鶴洞守了三年，依師傅遺訓，出到江湖上結交朋友，會見各派高手，不久便找到他的師弟夏青松。十年之間，覃鼎在雲貴四川各地，擊敗了無數武林高手，這些事蹟和本篇無關，恕不一一細述。這時他是雲南境裡坐了第一把椅子的劍客，他是個性情古怪的人，而且生成一副怪面孔，人家暗

裡叫他作「鴛鴦臉」。不過這名兒只是本地人叫他，還有一個江湖人給他改的綽號，帶點恐怖成份的名字，叫作覃三冷。因他十年以來，殺了無數綠林劇盜、贓官惡霸，出手有名險毒。每每冷笑三聲，敵人毛管豎起，他的劍風一般剎到，便把頭顱取下來，所以喊他覃三冷。他的裝束也穿得奇特，平日卬竹杖，蒲草鞋，梳着小髻，冬夏均是一襲葛布大衣，濶邊竹笠，行動也是陰陽怪氣，看到他的人，立刻來了冷森森的感覺。

這裡補敘過一筆，書接前文，且說雍正昨夜吃過一驚，知道外間已來了不少武林俠士，念到亞密當已死，赤空三藏雖然武功厲害，可是他從不傷害別人，每每由得刺客逃去。想到這裡，便想從洪英策零二人當中，選一個來補充亞密當的缺額。忽報策零在外候旨，雍正記起亞密當今天下葬，宮裡侍衛人等都送殯去了。策零不願參加，請旨留在御前守衛，因此一級侍衛之中，只他一人留着。當下命侍臣傳進，只見策零跪下道：「啓禀皇上，薩掯兄弟聘得白鶴劍客來京，現在宮門外候見。」雍正喜道：「是覃三冷來了嗎？朕派薩家兄弟去了多時，以為他不會來了，快請！」

雍正連忙出到便殿，只見薩掯薩猛引進一個形容古怪滿身土氣的漢子進來，對着他打了一個千，說道：「山人覃鼎叩見，願皇上萬歲！」雍正一看他的神氣舉止，曉到武功造詣很深，即時下座相迎道：「覃先生路上辛苦了，朕對先生仰慕多時，今天得親顏色，朕心非常寬慰，還望先生不棄，今後留在宮裡，和赤空法師一起，讓外間反賊闖進來，嘗一下白鶴劍的滋味。」覃三冷道：「皇上過獎了，山人足跡未曾到過都門，人地生疏，還求皇上不時訓示。」雍正笑道：「覃先生太謙了，你有一位好徒兒在朕跟前，他的劍法又是那樣出色，先生還愁沒人作耳目嗎。」

覃三冷不覺一楞，暗念我那有什麼門徒在此？他是個性情內向的人，喜怒不大形諸色。當下問道：「皇上說的是誰，小民在滇多年，結交朋友不少，或者一時忘記了。」雍正道：「先生高足還有誰個更出色的呢，那不是洪英，朕正打算升他作侍衛領班，讓這少年人知道朕另眼相看，忠心任事。」覃三冷道：「啊！原來是他，如今他在那裡，皇上能否請來一見？」雍正想了想道：「先生剛才在法師宮裡沒有見着令徒嗎？那麼，他怕是昨天奉了朕命，到龍王廟護送亞密當的靈柩下葬，未有回來便了。」覃三冷上前稽首道：「小民尚有一點隱衷，求皇上垂鑒？」雍正忙道：「先生有什麼請求，不妨直說！」覃三冷道：「小民蒙皇上宣召入宮，在未見到小徒之前，求皇上傳諭宮裡人等，不要把小民來到的消息洩露，這事關係重大，皇上聖明，不久便知小民的用意了。」

雍正立即准了覃三冷奏請，命侍臣傳諭連赤空三藏和薩氏兄弟等人，不可把白鶴劍客的行踪說出。這時各御前侍衛都去了龍王廟送殯，見過白鶴劍客的就只這幾個人，此外便是策零，自然不會洩露，其他宮裡武士，都不知覃三冷的來歷。

如今說到司馬長纓，咋夜奉了雍正諭旨，命守在亞密當靈前，直到看着下葬完畢，才回來覆旨。雍正是個懂得江湖裡諸般行徑的人，恐怕亞密當給人施用李代桃僵，移花接木的手法，因此暗中派洪英監視，還准許各侍衛前往送殯，其實是另有用心的。這時洪英作賊心虛，生怕赤空發覺他施放雪蝻蠱毒，找他算帳，因此不敢回到普慈宮裡，跑到紅教上苑守在亞密當屍旁，藉故躲開。

那時亞密當的遺體已移到後側廂去，這處往日是章克大喇嘛的靜室。他望着亞密當的屍體，映在燭光之下，面色如生，不禁暗地可惜。紅教上苑門外，站着幾十名武士，都是奉命到來守衛的，暗念

雍正防衛的手段無微不至。室裡燭影搖曳，風吹黑帷，景象蕭索。忽聽壁上一聲响，繪着的壁畫一動，出現一扇暗門，驀地躍出一個人來，頓把他嚇了一跳。

定睛看時，誰想面前的就是雍正，後隨鐵臂禪師和幾名血滴子侍衛，洪英立刻下跪。雍正揮手命起來，教他不要聲張。隨卽走到亞密當遺體之前，揭開覆衾，在心頭撫摩了片刻，又着洪英拿燭火走近來，掙開屍體的眼皮看了一下，跟着拔取一根頭髮，放在遺體的鼻端，察看久久，才把衾掩上。

洪英不覺暗驚，心想一個時辰之前，這魔王還在密室裡訓話，而且吃過一塲虛驚，誰也以爲他已寢息，估不到他會突然出現，眞是神出鬼沒，無怪武林人千方百計，無法把他刺殺了。雍正逡巡半晌，吩咐洪英道：「你不許走開，明天看着靈柩下葬，回來見朕覆旨！」洪英應了一聲，雍正躍身進了暗門，嘩啦一聲闔上了。

白振龍木公等一早便到來，在亞密當靈前祭奠，傷心落淚，其他劍手也陸續到來，門外圍了不少武士，哭聲震天；滿族王公大臣，也紛紛到來拜祭。白振見來祭的人太多，連忙下令移靈到龍王廟去。洪英怕宮外有人認得他，對白振說有事要回到普慈宮去，白振見他守了半宵，也不相強，當下把亞密當遺體放在靈床上，離開紅教上苑。洪英等到大隊人遠去，才繞道回到普慈宮。園裡已是日上三竿，陽光普照，他心裡想着赤空中了雪蝻毒之後，未知有無疑心是他加害的。忽見普慈宮外翻起一條人影，挾着一縷青光，如輕烟升起，瞬已越過瓊島到那邊岸上去了，在五龍亭近北處消失。他一看知是佛光的影子，連忙閃到竹林深處，沿着北海抄捷徑趕去。

當他走過澂觀堂，前面就是什剎海，聽見有人喊他一聲長纓哥，循聲一望，九龍壁下站着一人，

正是佛光，這處林木幽靜，左右沒個人跡。長纓高興已極，一步上前挽着她的手道：「妹妹適纔那裡去？」佛光道：「赤空有一種很厲害的飛劍，幾乎把我困住了，還幸我有青萍劍掩護，衝出他的包圍。」長纓道：「他已吞下雪蝻，遲些時他便作惡不得，這時還是不要去惹他。」佛光忽然牽臂道：「你知道佛明妹妹禁在白塔底下嗎？赤空身上有一塊鐵符，這是一條鑰匙，你若盜取出來，便可尋出那地牢的所在，把鐵門打開。」長纓答道：「妹妹曉到赤空的本領，我若盜了出來，便不能再回去了。」佛光道：「我正要告訴你，你師傅叫你早日離開這裡，免露出馬脚來給魔王抓起。」長纓道：「謝謝各位關心，除了赤空之外，宮裡沒有那個是我敵手的，如今我已把宮裡的秘道查出了，打算把魔王的頭顱一起帶走。」佛光笑道：「眞有你的，這樣你比我媽還强得多了，不過你要小心才好，雍正行事有時令你感到神出鬼沒，你師父從前便吃過了不少虧，哥哥切要提防，不可貪功造次！」

長纓應了一聲，約定夜裡在白塔下見面，到時看看能否把鑰匙盜出，佛光揑了他一下，竄到九龍壁上一翻便起。長纓傯傯趕到龍王廟，門外圍滿了人，哀樂奏起，人人揮淚，原來亞密當遺體正在入殮，洪英進香上祭，只見亞密當穿了滿洲袍服，躺在棺裡，面色如生，皮膚紅潤，看的人也暗暗驚奇，都說他服過千年人參，死後四肢不殭與常人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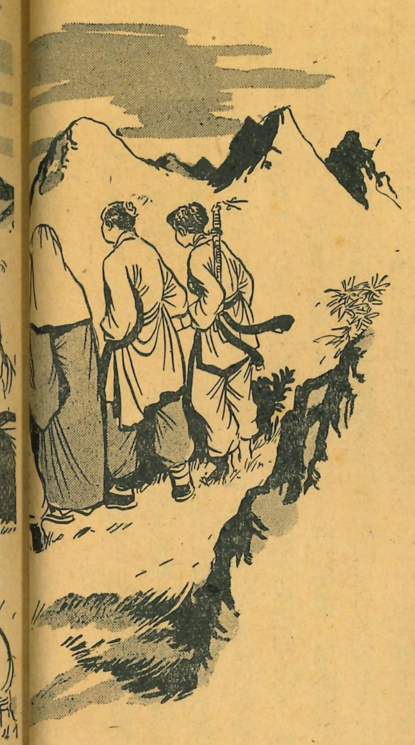
雍正早已傳諭白振等把亞密當葬在西山碧雲寺後麓，不准停厝。靈柩出了後門，只見赤空三藏傯傯趕來，說要向亞密當持誦眞言，使他早日超生，白振忙命靈車停下。你道赤空怎樣來的，剛才把白鶴劍客招呼入到普慈宮，談了一會，忽然記起一事，便對策零各人道：「貧僧幾乎忘了，皇上命往超度亞密當的陰魂，你們陪覃居士在此稍坐，讓貧僧趕前去作法。」他展起輕功，一會趕到來，剛在園

門遇上靈車。

只見他口裡念念有詞，繞着靈車兩轉，拿手掌撫摩靈柩，瀝瀝作聲。見洪英站在一旁，便道：「你看着安葬之後，一會你先來普慈宮，貧僧有話要對你說呢。」洪英連忙應諾，他見赤空沒提到那水盂的事，才揑去了一把汗，赤空誦咒已畢，命靈車發引，他也回到普慈宮去。

洪英隨着各人上馬，直把靈車護送到西山，看着亞密當的靈柩安葬，白振和龍木公等又在墳前恭恭敬敬地叩拜一番，大家揮淚下山，心想從此一代不世之雄，長埋黃土，都不覺沉默無言，一行上馬回京，不在話下。

那晚西山之上，天色陰沉，下着毛毛細雨，白楊荒草，襯着一邱土墳，景色慘淡，一似天公也為亞密當吊下幾滴眼淚，可惜這個忠肝義胆的英雄劍客。那時碧雲寺的後麓，黑暗裡來了幾個影子，時在子夜，這些出沒山頭的怪客，若果不是掘墳盜棺的，也會是一些黑道人物。可是這幾條影子却展開狸奴伏竄，其中一個把耳貼在泥土上，聽了一下，對後面來的擺了擺手，表示山頭上沒有守墳



的人。那些黑影才一齊站起，向山上縱去。來的共是八個人，原來是三音神尼沙哈洛、大俠甘鳳池、白泰官、太極手王崇明、女俠呂四娘、冒蓮、崑崙女劍客粉面仙姑白素常、和聖嬰佛光。他們知道亞密當死訊，也替這個立場不同的武林劍客悲悼，大家對司馬長纓替赤空送藥，事後都感到出奇，他們知道赤空雖然違了戒律，但數十年來堅持不殺人的大戒，這樣亞密當豈不是間接死在他的手裡。大家又念到難道赤空不曉得武林裡放血的手法，或者亞密當服的是紅教喇嘛製煉的「綠斷魂」劇烈毒酒，比別種中毒難治，惟是也無須用到暗中下毒，促其早死。各俠士對這點問題，都曾討論過多時，初時對司馬長纓這樣幹去，不免說他鹵莽，後來想到他的處境，這晚雍正命他子夜前取下亞密當的首級，同時他又負了對赤空施蠱的任務，任何人在這偬忙的時間裡，不會想到更好的辦法來推敲，因此



那黑影在別個山頭縱起，一瞬便已遠去。

各俠士只有惋惜亞密當之死，這晚相約到來在墳前憑弔。

大家一字兒站在新墳之前，撮土爲香，山花作饌，拜了三拜，沙哈洛念了一回波羅密多心經，甘鳳池祝道：「遼東大俠有靈，今夜我們八個江湖人在你墳前拜祭，你若死後有知，定明白我們曾經設法救你，無奈魔王施出詭計，把你禁到紅衣喇嘛的苑裡，還有不幸的，就是赤空三藏憐你死後身首異處，命我的徒兒司馬長纓下毒等你早死，這一切都是魔王手段毒辣，把你逼死，你不要埋怨司馬長纓，我們不久定會給你報仇，讓你死得瞑目，早生天界。」祝了八人又是一拜才轉身下山。

呂四娘回頭看了一眼，說道：「亞密當生時英雄，死後却如此冷落。」王崇明也道：「就算碑石來不及豎上，墳屋也得蓋搭一間，不該連什麼標誌也沒有。」白泰官冷笑道：「你們難道不曉雍正的陰毒嗎？他怕有人盜墳，揭破他把亞密當毒死的秘密，所以草草殮葬，連守衞也不留下來，這樣便沒人曉到這一邱黃土就是亞密當埋骨之所。」各人聽了，一時切齒痛恨。

他們不敢循原路下山，各施輕功，越過山脊，向十三陵那邊走去。才翻過一個山頭，三音神尼驀地把身形定着，回頭一望，說道：「那邊來了內行人呢！」甘鳳池白泰官連忙展出黑夜透視本領，遙見一點黑影，在前面一起一落，疾如鷹隼，細雨當中，猶如烟雲掠過，一忽兒在亞密當新墳附近消失了影子。佛光道：「這人展的夜行輕功都在我等之上，來的定是非常人物。」沙哈洛點頭道：「京畿附近，奇人劍客正多，這個怕是來弔亞密當的。」佛光冒蓮都要追踪一看。沙哈洛道：「這難保不是雍正派來的高手，我們人多，趕去時他定看到，那裡會給你釘到梢子，不如走吧！」微雨初晴，浮光掠影，傳來遠寺鐘聲，已交二鼓。沙哈洛忽道：「佛光，你約了長纓見面，時候不早了，還不快趕回

去！」佛光應了一聲，對各人一揮，縱身便起。沙哈洛看着她的影子如飛衝下山去，吁了一口氣道：「今夜我的神思擾亂，生怕長纓在宮裡有事發生，所以命佛光趕速前去，看看究竟。」甘鳳池應道：「這孩子離開淸宮，看是時候了，可是我還想他把諸葛元等人救出獄來，免我們日夕在外躭心。」說話之間，已望見北京城的燈光，大家立刻分路回去，按下不表。

話分兩頭，司馬長纓回到宮裡，已是掌燈時份，記起赤空命他先到普慈宮見他，才好向雍正覆旨。他傯傯踏進赤空平日打坐的殿上，却是寂無一人，出到廊外，找着幾個打掃的小喇嘛，才知雍正召他到涵虛堂去了。那涵虛堂在昆明湖中的小島上，對着萬壽山麓的仁壽殿，是一處建築瑰麗結構精奇的別館，由幾個島嶼和一道長堤點綴，水榭廻廊，遠望就如神話裡的海上瀛洲，不過只得一條長堤通到岸上，雍正自從仁壽殿失火後，便遷到涵虛堂來，以爲四面隔着水，防衞比較容易。

司馬長纓心裡想道：「赤空每次入宮，定必換過衣服，佛光說他身上藏有一枚秘鑰，若果找到這東西，便可尋出佛明被困的所在，我何不乘他出外去了，到閣上搜尋一遍。」於是摸到閣上去，幸而沒人遇着，他掀開黃帳，便見一張大羅漢床，几上擺着宣爐經卷，他也無心細看。瞥見帳後一具紅木櫃子，打開一看，果然掛着赤空日常穿着的僧衣，伸手揑了一遍，發覺袖口藏着一串東西，掏出來細視，這東西像一把銅尺子，但只有幾寸長，一端藏着羅盤裡的指南針，尺上刻了天干地支，分成無數小格，中間一枚銅摌，可以上下移動。長纓看了這東西，料它就是那個開啓地道的秘鑰，立刻揣在懷裡。

他正想走下樓去，忽地來了鏘鏘聲响，好似從身畔發出，以爲自已耳鳴，走過殿堂，那聲音又傳

進耳鼓，殿裡迴聲，比前聽得淸楚，才知是身懸的五龍金光劍發聲，不覺一驚。暗念我爹昔年把這劍贈與甘大俠，那次雍正設宴相害，甘大俠就是聽見五龍劍發聲，才逃得性命，這樣看來，難道我有災難臨身，那寶劍特向我示警嗎？」他把劍鋒拉出，拂拭一下，看看這劍仍蓋着一層霞氣，表面無光，暗道：「我師傅天照禪師有說，若果寶劍復透光芒，那時是我回復原名之日。」當下不以爲意。

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內侍進來喊道：「洪侍衛，皇上有旨宣召呢。」洪英應聲接旨。內侍又道：「皇上等候久了，快跟我來！」洪英隨着內侍走出普慈宮，沿湖岸長廊走去，來到十七孔橋上，只見策零和白振守着，兩旁站立紅巾武士，燈光四射。白振見了他便道：「洪侍衛那裡去了，皇上有事召你呢。」洪英謝了一聲，策零却雙眼朝天，作如不見。洪英心裡好氣，暗裡罵了一聲：「看你這厮幾時栽在我的手裡。」踱過橋去，那邊也守着雷天賜等人，洪英畧一招呼，忽忽進入涵虛堂去。

這裡是島中間的幾重精舍，對着一片青葱的園地，三楹小殿，都是四柱大廳，兩度迴廊繞在廳外。洪英進到欄外，一看廳裡擺開筵席，雍正踞着一席，兩旁侍立着龍木公、于成龍，殿前站着薩捫薩猛，鐵杖眞人。再看兩旁也擺開兩席，一邊是赤空三藏，一邊坐着一個形容奇特的漢子，面如紅丹，衣服古樸，並不相識，但念這人竟然和赤空對席，料是個新來的客卿，只不知又是什麼名門高手。

雍正面色溫和，見他跪下，含笑道：「洪侍衛起來，今天你也勞苦了。」洪英謝恩，起來道：「皇上差遣，奴才正恐有負聖恩，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那敢念到辛苦二字。」雍正又微笑道：「洪英，朕跟前侍衛之中，你算得年紀最輕，武藝却如此了得，而且臨事鎭定，大智若愚，潛藏不露，眞

不知你從那裡學得來的本事。」說罷哈哈大笑。

洪英在宮裡的日子不多，還未知雍正向來笑裡藏刀，他要殺人的時候，往往顯得和顏悅色。龍木公在旁，聽到他的笑聲，當堂心胆生寒，不知雍正今夜又要把誰人殺掉。洪英只覺雍正說話來得突兀，連忙屈膝道：「皇上這樣嘉許，眞使奴才折殺了。」說話間偸眼一看座上的客人，不禁一楞，他剛才只看見那人的半面，如今近着一看，却是一紅一白的鴛鴦臉，暗暗驚奇。

雍正命侍臣斟了一杯酒，對洪英道：「朕賜你這一杯酒，獎勵你今天奔走之勞。」洪英見過亞密當的榜樣，怕這杯是毒酒，忙謝道：「今天奉旨奔走的，還有白統領和龍侍衛等同僚，奴才不敢居功，乞皇上各賜一杯，奴才然後吃得心安。」

赤空三藏在旁，知道不久便有事發生，不過他是個道力高深的人，七情不露，無動於中，但見雍正對洪英賜酒，也怕酒中含毒，忙合十道：「皇上聽禀，嘉賓在座，貧僧又不吃酒，不如命洪侍衛敬客人一杯。」赤空雖知道洪英是個奸細，可是相處多時，見這少年人器宇不凡，神氣淸秀，將來福命很大，不覺動了一點慈悲之念。他這種矛盾的心理，可說得是人性的表露。其實他命洪英向白鶴劍客覃三冷敬酒，無形中令到洪英的狐狸尾巴即時露了出來。

洪英得赤空一言解圍，當堂揑了一把汗，連忙捧酒在手，轉身對左邊席上鴛鴦臉的人道：「這位前輩請受小可奉敬一杯！」覃三冷接杯在手，面孔陰森，冷氣逼人，口裡吁出一啖氣，洪英突覺毛管悚然。只見這陌生漢子站起來說聲「承讓！」跟着對雍正屈下半膝道：「謝皇上賜酒！」一飲而盡。

雍正把眼望着洪英道：「洪英，今番輪到你飲了，先生請替朕斟滿一杯！」那鴛鴦臉的人在喉裡

應了一聲，雙目倒視，原來他是倒眼的（俗稱鬥鷄眼），他從宮監手裡接過酒壺，斟滿一杯，遞到洪英面前，說道：「洪侍衛請！」洪英感到今宵一舉一動，似乎要他扮演一個角色似的，心裡生疑，又覺這陌生人舉止有異。他把酒接過在手，躬身道：「前輩請恕唐突！小可得拜荆顏，又承賜酒，乞示尊號？」那人忽地冷笑一聲，廳上燈火驟暗，洪英打一寒噤。雍正開言道：「洪英，你飲了這杯，自然曉得。」洪英迫得應了一聲「領旨！」把酒灌入喉裡，跪下謝恩。

赤空在旁道：「洪侍衛酒量還好，可惜貧僧不敢貪杯。」赤空想把緊張氣氛緩和一下，設法替洪英解圍。那知白鶴劍客道：「聽說洪侍衛使得一手禪宗劍法，剛才皇上正在提及，侍衛佩的也是一口從西域得來的寶劍，未知能否賜給一看，讓在下開點見識。」洪英雖是胆上生毛，但給帝王之威咫尺相臨，那怪客又是陰陽怪氣地對他，一時有點失措，當下解了五龍劍在手，覃三冷已一手接去，快如電閃，他才覺得自己太過大意，可是寶劍已落在他人之手，只有鎮定從事，看看那怪客有什麼企圖。

覃三冷把劍鋒抽出，映着燈光，晦暗之中，浮光隱現，口裡連聲讚道「好劍！」洪英這才暗舒一口氣。這時他已站過一旁，偸眼瞧向雍正，正在注視着那劍子。怪客忽然道：「洪侍衛料必出身名門劍派，未知尊師是那一位？」洪英心亂如麻，不假思索道：「家師是滇南白鶴洞白鶴劍客，前輩想是認識？」他以為這樣反問，希望得點端倪，誰知說曹操，曹操就在眼前。赤空心裡一特，薩捫兄弟站在堂下聽了，一時愕然。除了這幾人之外，策零守在外邊，其餘龍木公等一衆侍衛，都沒曉到洪英鬧出了大亂子。

白鶴劍客覃三冷目光果然銳利，他已看出了那口寶劍蘸上一層荑膜，有意在雍正面前一顯本領。

當下一捋衣袖，暗把兩枚鶴翎飛刀夾在指縫中間，這種暗器形似一根白鶴翎毛，猶如今日剪綹用的半邊刀片。跟着丹田充氣，向劍鋒噴出。當日天照禪師拿五龍金光劍浸在一種樹脂裡，作用如加上一層漆一般，藉人體溫暖之氣，保存不脫，遇冷遇熱都會退落的。禪師也早就知道有一天會回復本來面目了。這時給覃三冷氣功一噴，劍鋒上立刻漲起了一層薄衣，覃三冷運掌一掃，揑着的兩片小刀上下刮磨一遍，幹得十分輕巧，旁人不易看出他的動作。

雍正定眼瞧着覃三冷撫弄劍子，忽見他吹一口氣，拿掌一拂，那劍即時射出燦燦金光，燈前耀目，立刻認出是往日司馬瀛的五龍金光劍，這口寶劍對他殊不陌生，刹那間他多月來的疑團解決了，這少年人定是雲台劍客的後代，混進來作外間武林人的奸細。他雙目火光冒出，口裡喝叫「把奸細拏下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雍正命令發出，司馬長纓的「偸心掌」也閃電般的打出，只見他雙肩微幌，雙掌一盤，上使一記「二龍爭珠」，下施一招「黑虎偸心」，掌風從席上驟起，覃三冷背後擋着兩扇大屛風，後退不得，吃虧又是左手握着劍把，長纓雙指疾攫他的眼睛，中間五指抓到，如虎爪張開，來勢又急又險，那到你有絲兒空間猶豫。急的右手一勢「撥雲見日」，向上一撩，先拆去最險的一招，下邊順勢倒過劍鋒横戳來掌。誰知長纓上下都是虛招，借勢擾亂覃三冷的視線，中途變招，五指向下一拏，剛把覃三冷左手寸關抓着，那邊一記「黑虎偸心」化作「吳剛伐桂」，閃電般削在他持劍的手背上，覃三冷立刻鬆手，長纓借勢把劍奪過來，這兩下快動作像火光一閃，雍正的話才傳到各人耳裡。

長纓綽劍在手，心胆大定，大喝一聲：「司馬長纓在此！」劍光一閃，轉身向雍正刺去，出手快得驚人；這時站在雍正座後的一級劍手龍木公于成龍二人，聽見雍正喝令拿奸細，一時糊塗起來，又見洪英應聲先行動手，以為那鴛鴦臉漢子是個奸細，他們飛身出來，要繞過御座兩旁的楠木大圓柱，這當兒剛是司馬長纓轉身掃出一劍，風一般的剎到雍正面前；二人隔着圓柱子，救援已來不及，一時大驚失色。

正在千鈞一髮的剎那兒，便見赤空三藏面前颼的起了一股風，桌上一具盛果品的銀盤隨風飛起，滾到雍正面前擋着，司馬長纓的劍嚓的戳下，把銀盤剎成兩半，他的手肘也來了一震，劍鋒彈開，去勢當堂失了勁度。雍正已從座上縱起，長纓一腳踢翻桌子，碗箸橫飛，正待欺身再剎一劍。忽覺腦後劍風射來，急忙低身一伏，轉過身來向上一架，剛煞着來人的劍，鏘的一响亮出小小火花，那鴛鴦臉的人已活現眼前。長纓翻手下撩，一連兩劍，攻取中檔，展開達摩劍路，但見一彎一彎的弧光，嗤嗤發响。

這時龍木公的一根虬龍杖



和于成龍使出的快劍兩邊撲到來，把司馬長纓裹在垓心；覃三冷叫出一聲：「兩位侍衛爺請退，讓我把這冒名的賊子抓下來！」劍光一掠，在龍木公二人面前展開「白鶴亮翅」，封着長纓的點纏快剎，讓二人得間退開。

覃三冷見兩侍衛出了圈子，口裡喝道：「你這小野種！冒認是俺的徒兒，不如叫俺一聲爸爸，更是乾脆呢。」身形一轉，右劍斜盪，左掌一記鶴拳偷空打出。長纓劍眉倒豎，回叱一聲：「放你的狗屁！」劍鋒下點，搭着一撩，翻着劍把，倒圈一個半圓，疾削他的來爪。這一式是三昧劍的變招，一彎便到。覃三冷急把手肘一沉，抽劍封門，身形斜縱，劍尾一拖，使一記「仙鶴翔空」，貼上來劍，借勢轉身，左掌五指張開，施出他的鶴爪拳暗襲長纓。他的身形溜滑得像泥鰍一般，出手又是那麼刁鑽古怪，令到長纓一時看不出這是那一路的劍法。酣戰當中，他的五龍劍突然給覃三冷一招「青雲撲翼」擋住，面



長纓左手一揚，立刻把劍奪過來。



長纓閃避不及，脅下當堂給雍正刺傷。

前掌風疾起，覃三冷的鶴爪拳已閃電般打到他的頭上，連忙一側身子，一邊手打出排雲掌削去。那知覃三冷出手快他一步，一忽兒他的肩膊上已給五指爪落，痛如利刃刺進，還幸他的排雲掌跟着削落，內勁滲出，覃三冷叫出一聲，三個指頭已給削折，痛入骨髓。這電火般的一忽兒，司馬長纓右肩，給鶴爪拳抓傷，皮肉破了一塊，好在傷不到筋骨。

二人一分一合，兩劍又再接上，就像穿梭一般，來回飛轉。長纓鬥的性起，雙目圓睜，劍法一變。剛才他不想在雍正面前把失傳的達摩劍施出，當下喝了一聲：「看你爺的劍！」只見勁風逼射，劍波震起，嗤的一响，幾度鋸齒形的光影直趲到覃三冷面前。鴛鴦臉吃了一驚，他的劍路已被衝破，急的全身後踊，頭上冷風疾過，髮髻已給剟落，險些兒送了性命。

雍正看見形勢一變，忙對赤空道：「聖僧快把這奸細拿下

來！」赤空低聲道：「皇上勿急，覃鼎還有一門絕技未施出呢，一會兒便可看到了。」說還未罷，白鶴劍客已躲進圓柱後，長纓劍隨身起，嘶風剟落，忽見覃三冷張口一噴，立刻一條白氣冲出，直捲到長纓面上，廳裡燈光一時暗淡，冷氣吹的各人連打寒噤。司馬長纓一霎時冰氣攻心，全身發抖，覃三冷提劍竄出，搭着長纓的劍運勁打落。這時長纓像是染了瘧疾的人一般，但還能咬緊牙齒，死手握劍連擋兩下，覃三冷搭着他的劍翻手一圈，迎面再噴一口氣，長纓已是支持不住，五龍劍當堂給剪脫飛到屋角去了。

司馬長纓避過劍鋒，轉身提氣，待要縱起，剎那間一條人影一閃便到，當胸把他揪着，手裡劍一晃，喝聲：「取你的命！」穿胸直搗一劍。長纓一看這人，大驚失色，看着明晃晃的劍影已刺到胸前，不能够就此給他搗進，當下出力一掙，將身斜躲，那劍就在他的身旁剟過，肋骨下肚皮破開數

寸，鮮血噴射，大腸冒了出來，眼前一黑，栽倒地上。

赤空三藏箭一般來到那人面前，托着他的手臂，讓他第二劍不能再下。口裡道：「皇上給血汚弄倒了，奸細料不能再活，請善保龍體。」挽着他走開。原來雍正恨司馬長纓已極，他知道這個是大仇人，非立刻除掉不可。剛巧長纓的五龍劍脫手飛墜到雍正面前，他一時怒從心起，一手抓劍縱出，揪着長纓便刴。

他見赤空相勸，一看身上果然滿是血漬，走了幾步，回顧洪英一眼，已是奄奄一息，地上流了一灘血。他再走上前，一脚把洪英踢翻過來，露出肚旁裂開的創口，腸臟可見。他冷笑一聲，把劍丟在地上，然後對覃三冷道：「今天若非先生到來，朕幾乎喪在賊子手上了。」說到末一句時，把眼朝着赤空翻了翻，似乎說赤空和奸賊相處多時，不能預先發覺。赤空望着洪英垂死的身軀，合十念「阿彌陀佛！」心裡忐忑不安。

究竟司馬長纓有無回生之望，且待下回分解。正是：

魔王一劍　血染淸宮

第三十一回：鬥赤空神尼遭軟禁

涵虛堂佛光救長纓　藥師庵雍正會神尼

且說雍正見司馬長纓中劍倒下，還想上前再刴一下，赤空三藏在旁看了，心裡有點不忍，忙借故把雍正扯開。雍正怒猶未息，一脚把長纓踢翻過來，看了一眼，見他已奄奄一息，才冷笑一聲走開。

這時涵虛堂外，突然吹進來一陣風，如狂飈刮起，殿上燈燭隨風熄滅。赤空面色轉變，叫道：「有刺客！」說還未罷，簷頭一道青光衝落，電掣般向雍正身上襲過來，劍風嘶的發响。龍木公于成龍二人，知道來了武功高强的刺客，連忙撲身上前，掩護着雍正；龍木公的一根虬龍杖和于成龍手裡的青鋼劍兩邊擋出，黑暗中但見人影一幌，青光隨就刴出一度圓形快切，把二人的劍杖一齊震開。刺客早已一個轉身，青光再度騰起，追着雍正刴去。嚇的龍木公二人冷汗直冒，瞥見赤空的影子縱到雍正身旁，才一幌眼，便覺一陣風呼的在頭頂吹過，雍正和赤空立刻失了踪影。這時候刺客的劍鋒剛刴下去，格洛一响，把一張紫檀雕花的御座劈成幾橛，龍木公等見雍正已給赤空帶走，才揑去一把汗，正待殺上，白鶴劍客已提劍衝到。這當兒刺客見刴的是張椅子，正在楞了一楞，忽然腦後劍風嘶响，連忙轉身掃出一劍，和覃三冷的鶴頭劍叮噹一响揰在一起，爆出無數火花，映在刺客的面上，原來是個年輕的藏族姑娘：頭上束髮垂肩，身穿紅襖長裙，年紀不過二十。這電火般的一刹那，刺客蹲身掃出第二劍，這一勢是「攔江截斗」，劍風嘶的射到覃三冷身上，微覺一震，暗說一聲「這姑娘忑是厲

害！」急的抱劍擰身，貼着來劍隨勢撩開，劍鋒順勢一圈，向姑娘的手肘點落，這一下已是最速的變招。怎知姑娘出手比他更快一着，只見青光匝地捲起，勢如驚濤駭浪，閃電般戳到他的下門。覃三冷已是回招不及，急把全身向上踴騰，一面抽劍回來，沉向下門一封，只聽嚓嚓連响，他的劍鋒給青光反彈回來。覃三冷暗吃一驚，估不到這小小年紀的姑娘，內勁運得如此精巧，連隨倒退兩步，橫擘一劍，連招帶戳。那姑娘見他避過一招，身形便來個低伏，劍光忽地收斂，變成一個碗口大的圓形，把覃三冷的劍鋒套在當中，一輪急切，响出嘶嘶的金屬刮切聲音，令他毛管生寒。那姑娘就在此時疾喝一聲，貼着他的劍身直削而下，覃三冷只有拚命抵拒，劍鍔已給姑娘緊緊地壓着，手腕透來一股震波，內勁滲進，震到他的手肘生痳。

這一連串的動作，都是三招兩式的快劍，時間上不過三幾秒的接觸，那姑娘的劍鋒逐漸逼近他的面前，覃三冷要用盡氣力迎拒，沒法再噴出丹田冷氣向敵人暗襲。還幸他是阿達陀尊者的高足，有着藏派「獅子吼」的眞傳。當下腰子一仰，全身向後倒翻踊起，電掣般脫開敵人的劍鋒壓制，可是他手裡的一口劍在翻起的一刹那已給姑娘剪脫了，覃三冷直翻到兩丈之外才點地站起，已是滿頭大汗。

龍木公于成龍二人站在一旁，要看白鶴劍客的眞本領，怎知不上三幾回合，那女刺客已把覃三冷的劍打落；他們大喝一聲，讓過覃三冷，劍杖一齊打出。那刺客身形一幌，劍光如白練飛轉，又快又勁，龍木公一根虬龍杖剛一觸上，一陣鍘鍘响聲，他的鐵杖就如甘蔗一般，寸寸剁落；于成龍的劍也似陷進槃絲之中，轉眼已賸回一個劍把。

大家正在驚惶當中，庭前又起了一陣風响，一條白衣影子如飛燕墮地，迎着守衞階前的武士衝

去，那人手裡一揚，便見一簇閃光的東西打出，黑夜裡如流螢飛撲。薩搠薩猛兄弟站得最前，驟覺面上臂上如利刃穿進，喊一聲，痛得連長鞭也拋開，掩面奔逃。那白衣人影箭一般衝到殿上，兩旁紅巾武士紛紛倒栽，原來他們中的是漢外最厲害的「天雨花」金砂功。

那白衣影子就是三音神尼沙哈洛，她見佛光把龍木公等的武器削落，立刻叫出一聲：「慧塵，快把長纓的傷口裹上！」龍木公于成龍翻眼一望，見三音神尼突然到來，更是一驚。他們已是驚弓之鳥，手裡又只得半截武器，那敢再上前接戰，當下一個滾身竄到屛風後躲起，一摸衣袖已給裂開，明白這是手下留情，暗念皇上已經離開險地，自己也犯不着再鬥下去了，趁着女刺客正蹲身地上替洪英裹傷，二人便一齊退到後殿去。

殿上只賸下白鶴劍客覃三冷，他剛才一口劍被佛光剪脫，溜出殿外，忽見一條白衣影子撲到。他認不得三音神尼，一摸身上還有鶴翎飛劍藏着，立刻閃到廊柱後面，把三枚飛劍連續射出。光影一閃，三音神尼剛撲到殿前，沒留神廊柱後面有人躲着。忽聽嘶風聲起，三枚暗器飛襲過來，待要掃出大漠神功的衣袖風，已來不及，還幸她身經無數大敵，連忙把身子向後一仰，一枚鶴翎飛劍嗤的在她鼻前掠過，右掌撩出，把第二枚飛劍接着；還有第三枚飛劍，閃電般射到，離她的肩膊不過數寸，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她的頭一動，披巾隨勢揚起，恰把暗器撥落地下。這三下動作，說起來是這樣遲，其實是同一時發出的，無論時間空間，都做得恰巧之極，正是沙哈洛武功過人的地方。

覃三冷見這個隨風出現的中年女修士，一剎那把他的三枚飛劍避過，心裡不覺一震，暗念這個定是蒙古神尼來了。想還未了，沙哈洛已飛身來到他的面前，怒道：「覃鼎，你敢來暗算我！想你還未

曉到我的手段！」手裡一揚，那枚接來的鶴翎飛劍，迎風射出，夾着衣袖風一送。覃三冷只得向柱後躲避，怎知那枚鶴翎飛劍竟然拐着彎兒追來，嚇的他慌忙向柱外逃命。三音神尼衣袖風匝地掃出，把覃三冷全身扯到半空，連翻帶滾的轉動。他還想定着身形竄起，但沙哈洛那肯讓他逃走，連隨輕身上引，半空把覃三冷的衣領抓着。

佛光這時蹲身地上，先給司馬長纓按了穴道，讓血液不再流出，然後割下他的衣襟，緊緊裹好傷口，再取腰帶纏了幾匝。只見長纓雙目緊閉，氣息如絲，血流滿地，她不禁滴下幾點淚來。忽聽神尼喊道：「我們快走！」抬頭一望，她媽已把那鴛鴦臉的人抓着，她急把長纓背起來，隨着衝出。沙哈洛拉劍指着覃三冷道：「要命的便送我們一程！」

那時涵虛堂門外，佈滿了紅巾武士，白玉堤邊，站着神武營統領白振，御前侍衛策零，



覃三冷估不到飛劍拐彎追來，忙的從柱後竄出。

橋上也把守着雷天賜等幾名一級劍手。突見兩條人影，從堂裡衝出，前行的正是三音神尼，手裡還抓着一個人，大家暗吃一驚。沙哈洛拿劍指着覃三冷道：「聽說你有一口噴冷風的本領，你若要留得性命，快把本事使出來！」她的劍鋒冷冰冰地抵在覃三冷的頸上。覃三冷沒法，運勁一噴，果然一股冷風射出，兩邊守衛連打寒噤。沙哈洛跟着打出大漠神功，紅巾武士一時東倒西跌，讓出一條大路。白振早已嘗過神尼的手段，看着二人劍光展起，衝向橋頭，不敢輕身追上。只有策零是初生之犢，認得後面的女子，就是那天普慈宮外遇見的刺客。當下大喝一聲：「賊女休走！」提劍衝去。誰想喝聲未畢，青光在他眼前一映，一陣冷風襲過來，手腕一震，他整個人已翻到橋下去了。

其他的侍衛，都給神尼的袖子風衝的全身後退，眨眼間兩團劍影風一般的過去。岸上燈火，一齊熄滅，他們再看不到什麼。擾攘些時，白振指揮各人分頭搜索，才從橋下救起策零，額上已經劃下一

道劍傷，留下山字形的痕跡。各武士又在宮牆下面找到覃三冷，已驚得面如土色，他的一手白鶴劍法本來是淸宮一絕，可惜遇到的是武林絕頂高手，他後悔這番要來觀光京華，打算在帝王之家作客，誰想初次便受到挫敗，覺得顏面無光，非常懊喪。

這一晚司馬長纓受了重傷，幸而約過佛光夜裡相見，因此得及時趕到來把他救出；三音神尼也就心着佛光的安全，隨後跟來暗中保護。她們乘夜越過城牆，來到城南陶然亭附近一所莊院，這處是呂四娘佈置下的秘密機關。甘鳳池等人全都在處等候消息，看見司馬長纓受了重傷，都吃了一驚，把他接過來安放榻上。甘鳳池知道長纓懷裡藏着崑崙派的還魂丹，立即從衣袋搜出，給他灌下。佛光伏在榻前，看見長纓面如土色，雙目緊閉，鼻裡只留下一絲兒呼吸，不禁心如刀割。牽着她媽的衣袖道：「聖母，你看他傷得怎樣？」沙哈洛面色陰沉，答道：「你媽只算出這孩子有血光之災，估不到他眞個傷在要害，你且鎭定一些，王叔叔已乘夜把刀傷大夫請來，料想還是有救的。」

司馬長纓因爲流血過多，傷在要害，痛的昏了過去。他服了還魂丹之後，一會便見胸膛起伏，呼吸增加，各人喜他還有生望。只見他的頭顱動了一動，口裡叫出微弱的呻吟，雙目睜開，又再閉上。佛光在旁喊道：「長纓哥，你覺得怎樣？快些應我！」長纓這時神智還是髣髴，聽到佛光的聲音，勉强睜開雙目，只看到一個模糊的影子。他緩緩移動手臂，撫着佛光的手，口裡應了一聲：「妹……是你……」以下便說不出。佛光淚如雨下，抱着神尼雙足道：「聖母救救他！聖母快救他！」

甘鳳池呂四娘等站在一旁，也感到心酸。沙哈洛撫着她的頭道：「孩子不要傷心，長纓還有一線希望，等大夫來看過再說！」陽光照射大地之上，莊外傳報大夫來了。這個外科聖手李時春是北京城

裡有名的刀傷大夫，和青龍會中人交情最好，所以王崇明親身往請，便立刻到來。李時春命人取出一盆冷水，輕輕把長纓的裹紮解開，拿冷水拭去血汚，看見創口在肋骨之下，肚皮給剨開數寸，創口已成瘀色，不禁搖頭道：「傷在要害，失血過多，而且露了風，恐難有望了。」他替長纓敷上一點藥，換過棉布裹上，忽然觸到長纓貼衣的口袋裡，有一根堅硬的東西，掏出看時，是一柄青銅造的小尺，一端似是指南針。佛光忙的接過，遞到神尼手裡，這東西就是長纓盜取赤空的秘鑰，將來自有用處。那大夫替長纓裹紮完畢，暗地扯着王崇明出外道：「這位小哥肚皮受傷，老拙的藥只替他暫時止痛，要保得性命，除非有靈丹妙藥，否則恐熬不到三天便完了。」

王崇明送大夫走後，各人面面相覷。沙哈洛道：「各位不要愁，長纓不過遭逢刼運，他逃得這一刼，將來是個海外之主，貧尼離開阿苦山時，恰巧撞着覃鼎的師弟賽華陀，他是個採藥的郎中，曾把探得靈芝草的地點相告，如能在三天之內，照他所說的地點把靈芝草取來，長纓便可活命了。」各人聽了，都似在絕望中來了一點救星。佛光急的問道：「那靈芝草在那裡？聖母快點說出來，讓孩子立即往取回來。」沙哈洛道：「賽華陀雖然已把靈芝草生長的地點告訴給我，可是還欠一樣東西，沒了牠這仙草就算取到來，也是沒用的。」

各俠士都心急問道：「那是什麼東西？」沙哈洛應道：「要找一頭活了五百年以上的梅花鹿。」佛光道：「南苑裡不是豢養着很多鹿兒嗎？」呂四娘挿口道：「南苑裡的鹿兒，沒有一頭上了百齡的。」忽聽有人叫出一聲，却是王崇明。各人都把眼望着他。待他說話。王崇明道：「五台山上白鹿苑禪林，是我師傅圓寂的地方，苑裡便有一頭八百年的仙鹿，如今主持的是我的師弟邯曇，還是讓我

和姪兒前往走一遭吧。」佛光喜道：「事不宜遲，我們馬上登程好了。」

這天三音神尼對佛光授計一番，叮囑二人路上小心行事，務須在三天之內把靈芝草帶返來，否則司馬長纓便難活命。那靈芝仙草是世上稀有的靈藥，可以起死回生，前文已有道及，不再細表。王崇明和佛光飛馬登程，眞是心急似箭，馬走如飛，出了南口，沿路便有青龍會中人接應，逢站換馬，直向關外進發。

各俠士送二人走後，甘鳳池依照大夫的吩示，每隔兩個時辰，把人參湯灌在長纓口裡，延着性命。室裡一時沉默無言。大家只把眼望着長纓。過了一會，沙哈洛忽道：「佛光這孩子展起輕功走路，不上三天便可回來了，但路上滿佈着魔王手下的血滴子，難保不出岔子，最好派出幾個人接應她的回程，才是安全之策。」她把眼望着徒兒冒蓮，意思是要她前往走一遭。冒蓮立刻上前應聲願往，粉面仙姑白素常也要一同前去。甘鳳池道：「白姑娘如能一起同往，更是妥當。」沙哈洛打開地圖，着二人在承德至居庸關一段大道等候。二人結束一番，趕速起程去了。

室裡留下甘鳳池、白泰官、呂四娘，他們都惦念着被禁在獄裡的人，怕雍正盛怒之下，提出處決洩憤。神尼看見呂四娘一臉憂愁，知她就心丈夫朱蓉鏡的性命。便道：「四妹不要愁，我今夜決意到禁宮一行，見着赤空曉以利害，希望他能皤然覺悟，那時獄裡諸人便有救了。」白泰官記起剛才那大夫在司馬長纓的懷裡，檢出一枚東西，便問那一把像尺子的是什麼？沙哈洛從身上取出，遞給各人看道：「這鑰匙刻了十二干支，上面還有指南針，如果懂得它的作用，便可把佛明救出來了。」呂四娘接在手裡看了片刻，拿鑰上的銅押子移動一下，說道：「這不過是堪輿盤的變相，昔日我師傅曾教過

我推算方位的法兒，所以也懂得一點道理。」沙哈洛喜道：「我正想找個人作伴，四妹能和我前去，是最好不過的了。」二人約過三鼓後在萬壽山北麓會合。呂四娘還有事要幹，便先離開莊子。

這天下午，沙哈洛回到禁城附近的一所小菴藏身。這菴名叫藥師菴，說起來也甚湊巧，菴裡住持是個少年尼姑，法號凈明，就是當日孟麗絲出走時，路上遇見受到情郎欺騙的村姑，後來揮出慧劍斬斷情絲，跟陳美娘一起戴髮修行，直到甘鳳池夫妻重叙，才到藥師菴削髮爲尼，因此和甘鳳池等全都認識。沙哈洛見凈明是個具有慧根的人，也樂得在菴裡住下。

傍晚時份，沙哈洛打坐入定，靈神運起，忽然打一個寒噤，暗暗驚疑，正想起一袖課。外面人影一閃，進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叫出一聲「沙哈洛不要驚！你的老朋友來了。」神尼聽音便知來者何人，卽時騰身起在座上，迎着那人合十道：「阿彌陀佛！胤禎，你還認貧尼是個朋友嗎？」說時瞅了門外一眼，只見神武營統領白振，二級劍客領班點點紅于成龍帶劍守衛，知道巷外還有同來的御前侍衛。

雍正穿了滿洲貴族的便服，容色安詳，微笑道：「我們始終有過一段交情，不過立塲不同，所以勢成水火，你也曉得順逆兩字，朕應運於天，違天不祥，難道你都不懂。」神尼曉到雍正向來詭詐，便道：「你今天不惜親身到來，是要把貧尼逮捕吧？那麽多說也是無益，你有本領的立刻動手！」

雍正哈哈笑道：「朕要把你抓起，何必親身到來，你看過紫陽老道的武功，也不能逃出朕的掌握，老實告訴你，你們的行動，都給朕的血滴子探出來了。」跟着向門外喝聲：「把犯人帶進來！」門外應了一聲，兩個便衣巡檢押進一人，正是早上診視司馬長纓的外科聖手李時春。沙哈洛暗吃

一驚，又不知司馬長纓躲在莊裡，會不會給雍正施出毒手。她一時怒的柳眉豎起，對雍正道：「你這魔王眞是喪心病狂，連一個醫病的大夫也不放過，看你將來怎樣收場！」雍正獰笑道：「沙哈洛，你是恨朕嗎？朕若不這樣幹，便會栽在你們一般人的手裡了，今天朕不惜降貴紆尊前來見你，無非見你是武林裡朕所佩服的人，如今有兩條路擺在你面前，任你如何選擇！」神尼見他說的也是衷心話，暗想他定然釘到李時春的梢子，才曉到自己的下落，如今司馬長纓尙在危殆當中，投鼠忌器，且看他來的是什麼用意，再作打算。於是問道：「胤禎，你既然包圍了藥師菴，要拿便拿，要殺便殺，還要貧尼選擇什麼？」雍正拿袖拂拭几子，從容坐下來道：「朕今天到此同你說和，爲的是大家好，細想八年之中，你我明爭暗鬥，到如今大清國基日固，你們就算繼續和朕作對下去，也只有招致失敗，就以你的處境來說，今天清兵已入駐中部蒙古，準噶爾和羅卜藏丹津相繼滅亡，你也流亡在外，再說你的徒兒佛明，現時已在朕的掌握中，你母女二人，雖然武功高强，但朕身邊有赤空三藏保護，你們斷難得逞。不過朕念在往日交情，你母女二人，若果答應把昔年朕的一紙盟約交出，從今各不相犯，朕便把你的徒兒釋放，派兵送你們回到三音大廟，封你爲三音諸顏莊嚴女菩薩，永遠掌握蒙古佛教的大權，倘你執迷不悟，朕命令一下，你的徒兒佛明和獄裡諸葛元等人，立刻身首分開，就是你和甘鳳池一班叛徒，遲早會給朕抓起，不瞞你說，朕剛才已派人在呂飛紅的莊子外面埋服，你若明白利害，快些答應朕的條件，才是兩全之道。」

沙哈洛聽了雍正一番話，心裡十分爲難，她知道雍正這一計策，非常毒辣，他定然從赤空口裡，探出佛光是自己的女兒，又是密勒池的弟子，因此心存畏忌，不惜親身到來相訪，要挾自己把敦煌盟

約交出，返回塞外潛修，這是雍正昔日對待獨臂尼的一貫手段。若果不接受時，雍正便拿佛明的生命來威逼自己，一方他已經對司馬長纓躲藏的莊子展開包圍，這時萬不能和他決裂。她想了一遍，要不答應時，又怕司馬長纓再次落在雍正的手裡。只得答道：「貧尼不能只顧自身的安危，如果答應了你，其他武林朋友未必肯罷手，那時你又如何對付？」雍正道：「朕知你始終要和甘賊等一起行動的了，前些時朕抓起朱蓉鏡等沒有殺掉，就是留有餘地讓反賊們知警，倘以後不再和朕作對，即日離開京畿，那麼朕也可網開一面，把他們赦免。」

其實雍正的內心，對甘鳳池呂四娘和司馬瀛的後裔，無論如何要斬草除根的，他不過要騙神尼回到漠外去，然後把各對頭兒一一收拾便了。沙哈洛也知道雍正詭詐多端，說話並不可靠，但念到司馬長纓還要等靈芝草活命，如果拖延得兩三天，那時佛光便回到京城來了。忙對雍正道：「你雖然肯答應把他們赦免，可是貧尼要見到獄裡朋友一面，才相信你是一番誠意的。」雍正奸笑道：「沙哈洛，你不要在朕面前施出拖延之計，也好，橫豎你們逃不出朕的掌握，今夜三鼓之前，你到萬壽山普慈宮來向朕覆旨！」神尼想了沒別的方法可以延宕，只得應道：「貧尼依時前來便了，請你暫時不要把別人爲難，才算得光明磊落。」雍正起身道：「沙哈洛，朕等你回覆，你若有負朕意，到時不要說朕手段毒辣！」喝了一聲，巷後躍出幾個親隨武士，把小尼姑凈明綑着走出，雍正揮手命把凈明李時春二人一起鬆綁，然後率衆出門。神尼目送他們出庵，才歎了一口氣。

那晚甘鳳池白泰官在陶然亭的莊院裡，忽見半空衣帶風颼的衝落，送來一聲口語，知是沙哈洛到來，但見她神色偬偬不似日間的鎭定，忙問有何消息。神尼把剛才雍正親身到藥師庵的事畧說一遍，

又道：「雍正已曉到我們大夥兒潛伏在這莊子裡，我來時便看見紅巾武士的影跡，顯然是監視我們行動而來，他現時不動手拿捕，看來是等候我的答覆。」甘鳳池白泰官聽了，不由得心裡吃驚，暗念雍正竟然運用各個擊破的手段，不愧是一代奸雄，好在沙哈洛不是個出賣朋友的人，否則便會墜進他的奸謀裡了。二人便問道：「你打算怎樣應付他呢？」沙哈洛道：「我想此際長纓命如游絲，最怕魔王一怒之下，下令圍攻這莊子，那時便難照顧了，所以剛才我已答應今夜入宮，向他回覆。」甘鳳池怒道：「沙哈洛怎麼輕身進入虎狼窩穴，我看這又是雍正的詭計，我們不如立即保護長纓出京，先避開鷹爪兒的監視。」

沙哈洛抬頭望着他，眼裡含着一點憂鬱，低聲道：「你說的雖然是個辦法，可是我們一走，獄裡的幾位朋友便要即時送掉性命了。」一句話令到甘鳳池楞住。大家沉默了片刻，白泰官頹喪地道：「師姐今夜冒險進宮，我看魔王未必眞的會把朱兄等四人放出，萬一連師姐也落在他的圈套，那時更令我們束手無策了。」甘鳳池也道：「老二說的不錯，我們和魔王相處日久，難道還不知他的陰險，他不過畏懼你母女二人的本領，才騙你講和便了。」沙哈洛歎了一口氣道：「雍正這人說得到便幹得到，我若不依約前往，他定把獄裡四人處死，所以我不能不冒險走一趟，同時我胸裡已有成竹，你們不必替我躭心。」她看看時候不早，畧一結束，便要起行。甘鳳池等見神尼主意已決，捨此之外，又無他計可想，不覺黯然道：「沙哈洛，請你見機行事，不可陷進魔王的圈套裡。」三音神尼身子一拔，早已飛身上瓦。

看官們，你道雍正這番爲何輕身到藥師庵去呢？原來這是當日御前會議決定的一個計劃，如今讓

作書人補叙一筆。自從司馬長纓的身份敗露後，雍正看見外面武林人已在積極地展開行動，第二天便把各親信大臣和一級侍衛人等都召到宮來，商議如何逮捕一班反賊。雍正聽了赤空三藏的禀告，得知那叫雪山蓮的女子，就是蒙古聖嬰佛光的假名，她和沙哈洛原有母女的關係。三音神尼深得蒙古人民的擁護，她的女兒又是個密勒池弟子，不若赦免她們的罪狀，把二人遣向漠外去，那時甘鳳池等一班叛徒便容易應付了。赤空這一計策，幕後另有主動的人，看官們不久自會明白。

那時紅衣喇嘛訓練出來的一班血滴子，消息十分靈通，而且遍佈各地，當天便跟踪到刀傷大夫李時春的行動，把他抓起來。雍正審問一番，李時春熬不過酷刑，供出甘鳳池等一班人藏身在陶然亭的莊院裡，司馬長纓命在旦夕。雍正立刻派出紅巾武士前往監視，不久回報佛光和王崇明幾人，已分批出京。御前侍衛策零禀道：「奴才前次到阿菩山時，路上遇見覃居士的師弟賽華陀，當日曾說及長白山頭出現靈芝草，賊徒這次出京，定是前往取來救治司馬小賊的性命。」白鶴劍客覃三冷也禀說：「日前接獲師弟夏青松來信，告訴他發現靈芝草的經過。」雍正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喜道：「反賊們作惡多端，今次上天賜朕良機，正好乘時把賊子一網打盡。」說了傯傯進內更衣，命各侍衛一律便裝相隨。

岳鍾琪估不到雍正是要親身往見沙哈洛，上前叩道：「皇上何故輕身外出，若要把賊徒拿捕，奴才等可以効勞。」雍正道：「這趟必須朕親往一行，然後成功，你們不必多問。」

過了半天，雍正又傯傯回宮，顯得眉飛色舞，那時各親信人等還未散去，一齊伏下迎接。雍正道：「你們看朕今夜不用一兵一卒，把蒙古妖尼拘禁起來。」各人不知他在處弄什麼玄虛，只回應

道：「皇上神機妙算，直是天生聖明，非奴才等所及。」雍正掀鬚微笑，得意地道：「朕對反賊們的狂悖，已是隱忍多時，今次要展開四路追踪，務把各派武林匪黨，一一抓起，你們劾忠，正是莫大良機，將來賊匪全數消滅，朕必加以重賞。」

忽報梟夷子眞人在外候旨，雍正喜道：「眞人回來，正是上天助朕成功了。」即命傳進。雍正問道：「令師兄棲霞眞人沒有一起來嗎？」梟夷子禀道：「小道這番回山見到師兄，他正傷心師弟靈谷子慘死，要煉一口黑風劍報仇，還有百天才能煉就，因此沒有同來。」雍正道：「眞人回來正好，朕知你練過道家急行輕功，今天有任務相託，幹妥之後，不吝重賞！」梟夷子欠身道：「皇上有命，小道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何敢望賞。」



赤空掌風一掃，幃幕捲起，雍正看了當堂楞住。

雍正即在座上，傳令所有客卿及侍衛人臣一律接旨。這一趟是他登位後十二年的一次最後掙扎，施出四路追踪，緝拿各派武林俠士。當日調撥手下鷹爪，火速行動。第一批命白鶴劍客覃三冷、崆峒

劍客梟夷子，限即夜快馬抵達熱河承德府，展開急行輕功，趕往長白山把佛光和王崇明抓起，連靈芝草一併取回。第二批命龍木公、鐵杖眞人、追踪崑崙女劍客白素常和女俠冒蓮，把二人首級取回來覆旨！第三批命紅衣大喇嘛鐵臂禪師帶領手下血滴子，沿途接應，把賊人行動向第一二批人報訊。第四批命二級劍客領班于成龍、一級侍衛策零、前往陶然亭協同統領白振包圍賊巢，不許有一人走出，這一路暫時只是監視性質，免打草驚蛇，讓沙哈洛今夜到來之後，才展開逮捕。

各人應命去訖，雍正對岳鍾琪道：「將軍昔年消滅少林寺叛賊，存下的紅衣大炮，着即移到陶然亭擺下，如賊黨逃出，即發砲把賊巢轟燬！」岳鍾琪應聲接旨，立即出宮行事。

雍正調遣已畢，離座對赤空一揖道：「聖僧，朕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務，求聖僧替朕完成！」

說了在赤空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赤空面容暗淡，起座奏道：「皇上要當天發誓，答應不把沙哈洛加害，貧僧方敢接旨。」雍正心裡不悅，但在赤空面前，不敢發作，只得當天發誓。然後道：「這事非同小可，若果妖尼不肯屈服，聖僧可把她軟禁塔下。」赤空合十道：「貧僧遵旨。」

宮裡响了三鼓，雍正才離開涵虛堂，和赤空三藏一起來到普護慈雲宮，赤空命人設了御座，侍坐一旁。雍正等了半晌，不耐煩地道：「時候不早，妖尼怕不敢來了。」赤空問道：「沙哈洛若不來，皇上將怎樣對付？」雍正冷笑道：「四鼓以前，若還不到，朕即將她的徒兒和獄裡反賊一起處決。」說話之間，忽聽有人在道：「貧尼在此等候多時了。」雍正驚的幾乎躍下御座，只見赤空衣袖一揚，呼的打出一陣風，座後黃羅帳幔即時高捲。帳後坐着一個白衣人，盤膝合十，面向殿外，容光煥發，正是三音神尼沙哈洛。

雍正不欲示人以弱，連忙一定神色，說道：「沙哈洛，朕以為你爽約了。」神尼應道：「小尼從沒像別人那麼不守信約的。」雍正知她在譏諳自己，便道：「你是個識得時務的人，朕知你定會來的，今天我們說過的話，你有和甘老大等人商量過嗎？」三音神尼應道：「都談及過了。」雍正瞅了她一眼道：「他們有什麼話說？」神尼答道：「我想你不會做到的，說來也是多餘。」雍正微慍道：「你只管說來。」神尼道：「他們不相信你是眞心言和，無非又是一種詭計，因為你已派出武士包圍了陶然亭的莊子。」雍正急道：「朕只下令包圍便了，却沒有要把他們拿捕。」神尼道：「你等我來了之後，便開始行動？」雍正已有點老羞成怒，但還捺着性子問道：「據你說來，究竟要朕怎樣才能令你們相信呢？」神尼應道：「除非你把關在獄裡的人立刻釋放！」雍正看了赤空一眼，回頭過來獰

笑道：「這分明是個難題，今天是朕對你們加恩，反要朕來討好你們，眞眞豈有此理！」

說話之間，三音神尼偷看雍正的面色，一片狠鷙陰沉，暗露兇光；再瞅一眼赤空，這個密勒池高僧垂眉靜坐，詐作不聞，殿上一時沉寂。雍正見她不答，又道：「沙哈洛、甘鳳池等亂賊既不肯向朕低頭，那麼，你對朕今天的說話，又有什麼回覆？」沙哈洛一想：這時候斷不能和這魔王決裂。故意問道：「不答覆又如何？」雍正面色一沉道：「你若不接受朕今天的說話，朕立刻把獄裡犯人處決，一面把甘賊等一班逆賊抓來，決不寬貸！」沙哈洛聽了道：「我早知你用這殘酷的手段來要脅我的了，不過你要我停止和你作對也得，現在就先接納我一點要求，才有話說。」雍正瞪着她道：「朕要聽聽你提出什麼要求，然後定奪！」沙哈洛道：「如果你在這三天之內，不動手把外間朋友加害，等待佛光這孩子回來，我便帶她回到蒙古去。」雍正這番佈下陰謀，目的是想神尼母女即日離開，讓他把其餘的對頭人拿捕；若不答允時，便要連神尼一併抓起，現在曉到神尼的是拖延政策，他那裡會輕易受賺。當下眼珠一溜，笑道：「朕答應也得，不過你要留下來保證。」沙哈洛道：「你是什麼意思？」雍正道：「你我二人的機智，不過半斤八両，你想等你的孩子回來，救活司馬瀛的兒子，朕不會這樣受你所愚，除非你留下來作人質，朕才相信你的話。」

三音神尼又想：「我就算留下來，赤空未必敢把我加害，若非如此，魔王要馬上動手了。」她為着司馬長纓的性命起見，毅然應道：「你要怎樣幹？」雍正道：「朕在普慈宮裡給你預備一所凈室，你這三天就在室裡住下，不許外出。」沙哈洛估不到雍正如此寬待，以為會是眞話，忽然想到了他這樣幹，可能是另有陰謀，難道他已把佛明等人殺害了。

神尼想了便道：「小尼要見過佛明各人的面，才相信你說話不虛。」雍正便道：「朕對你的徒兒和朱蓉鏡等人，未曾傷過他們一根毫髮，你要見面，讓朕着人帶你前往，不過你不要施出詭計來刼取。」沙哈洛再不說話，只見雍正喝了一聲，走出御前侍衞闘家三傑，雍正諭道：「你們隨同聖僧一起，引這位女菩薩到白塔地道去，讓她進去和各犯人見面。」說了轉身進入角門去了。

赤空三藏起座，和神尼一起出了普慈宮，一行來到白塔下，那裡的隧道昔日神尼曾經入過去，可是如今已不同舊日的建築，隧道進口是一個石拱門，形似墓道一般，裡面射出燈光。赤空站在石欄的走廊外，合十道：「女菩薩請進，隧道裡已有人在處引路。」

這時天將五鼓，夜色沉沉，沙哈洛站在拱門外，遲疑未進。忽然遠處一陣衣帶風响，一條人影如風縱來，喊道：「不要中他們的詭計！」一個跟斗翻落，劍光如練，直射到赤空頂上，來的正是呂四娘。沙哈洛一驚，已見赤空身形一幌，當堂失了影踪，眼前狂風驟起，沙石紛飛。呂四娘一劍刴了空，立刻給風力捲的全身飄起，園裡燈光盡滅。

三音神尼忙的展開慧眼，口念六字眞言，一看赤空的影子在隧道口裡，連忙縱身拔劍衝上，忽覺赤空的眼裡，黑暗中閃出一點藍光。神尼眼光觸到，當堂打一寒噤，再看已失去赤空的所在，知道自已精神一時渙散當中，已給他的精神功壓制着。心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當下轉身抓着呂四娘的臂膀一同竄起。面前颼的嘶風聲响，一股强烈的旋風襲過來，夾着十二枚小飛刀，螺旋般把她們繞着。沙哈洛聽佛光說過赤空會用泥丸劍困她，知道是這種暗器，立刻打出一把金砂，夾着衣袖風一送。那金砂才打到數尺之遙，當堂給泥丸劍衝散，化作微塵飛去了。神尼暗叫一聲「好厲害！」這當

兒她的毘盧劍已經打出一團白光，和呂飛紅的廻風劍左右突圍，無奈赤空的泥丸劍又快又勁，繞着她們嘶嘶亂轉。她們手裡的雖然都是寶劍，但觸到時一輪嚓嚓聲响，彈的手腕微震，呂四娘幾乎握劍不牢。原來赤空的泥丸劍，不要看它是小小的利器，却是拿精神功和內勁控制。二人這時已給赤空的密宗精神功滲進，神尼的一手大漠神功竟然抵擋不住，只覺劍端透進來一股力量，滲到全身。

三音神尼這時一面保護着呂四娘，一面展開毘盧劍，左衝右突，總沒法衝出飛劍的包圍，眼看十二枚光影化成十二度圓光，從頭頂罩到脚下，籠着她們在中間，劍鋒穿進時，就如戳到銅牆鐵壁。神尼不禁歎了一口氣，她沒曉到那天佛光能够逃出泥丸劍的包圍，全仗手裡那口密勒池的青萍劍，這劍本身有無上威力，一方可以增進自己的胆量，不受赤空精神功的壓制，一方又可令到赤空心胆一怯，就在這時衝破了他的包圍。如今沙哈洛手裡的毘盧劍，只把赤空發出乾坤掌的掌風盪開，却不能衝破他的飛劍。她歎了一聲之後，口裡再念眞言，心神一定，又看到赤空在白塔的石欄上，旁邊還站着一人，正是雍正。不禁怒從心起，暗念：我不殺你這魔王，不能洩心頭之忿。又想赤空未必敢用飛劍傷我身體，銀牙一齩，捨開生死，直向飛劍的光影撞去。

在這時候，若不是雍正監視在旁，赤空會把她們二人縱走了。可是赤空剛才答應過把神尼軟禁，如今給雍正在旁喝令「不要放她逃去！」赤空迫得又施出密宗大法。剎那間沙哈洛衝到飛劍圓光圈影裡，立刻起了一聲响，火花點點，十二枚飛劍回到赤空手裡。就在這時，這個密宗奇僧已把神尼的視線迷惑。沙哈洛呂四娘二人，那時已是眼中冒火，眼看泥丸劍已是衝破，卽時人隨劍起，兩口寶劍一齊向雍正身上戳落，眼看劍鋒嘶的揷到，驀地拍的一震，觸到的硬如石塊，眼前景物頓異，才知剛才

看到的只是幻影。沙哈洛知道中計，忙的定了元神，展目一看，原來已進了地道裡面，剛才剁到的是一面石垣，已壁的片片碎落。不禁驚道：「我們給赤空的精神功賺倒了。」呂四娘四圍一望，隧道裡一片漆黑，洞口射進火光，遙見數丈之外，雍正站在洞口，望着她們作出獰笑的様子。

呂四娘提劍怒目，指着雍正道：「惡魔！你的頭顱終有一天來到我的手裡！」雍正得意地道：「你二人已是甕中之鼈，若再嘴刁，看朕親手把你這臭蹄子剁成肉醬！」呂四娘火性陡起，迴風劍直向洞外奔出。沙哈洛要扯着她已來不及，只見洞門外赤空袖子一揚，泥丸劍又再打出，這番不像先前那麼轉着圓週線路，而是捲着螺旋線直射過來，光影從小擴大。呂四娘的一口劍剛一觸到，便給剁落地上。沙哈洛防赤空真的會傷她身體，早已把袖裡藏着的六結飛刀揑在掌裡 。她這種暗器六張叠成一組，共是六組，可以連隨發出卅六口柳葉形的小飛刀。眼前光影一亮，六枚飛刀迴環打出，這是她五年來苦練的一種暗器，只見光影繞出曲折的線路， 衝向外面螺旋線的飛刀 ， 一陣响聲把泥丸劍封閉着。

這電火般的當兒，赤空見神尼手裡一簇光影打出，他的泥丸劍當堂給光影擋着，已有幾口墜落地上，連忙丹田運氣，內勁一吸，把墜地的飛劍攝回手裡，掌風再起，未墜落的泥丸劍如蜂兒出巢一般繞空飛起，一個盤旋又向神尼頂上撲去。一剎兒神尼雙掌推動，展起大漠神功，無數飛劍的光影從她掌裡發出，黑暗裡隱約現出六結形的暗影，在她頭上罩着。赤空看見他的泥丸劍撲到光影裡，又給擋的嚓嚓聲响，溜到外面墜落，不禁面上通紅，他站處就是隧道裡機關的消息，當下一脚蹴落，洞口暗門嘩啦地閉上。隧道裡機關轉動，神尼正在扯着呂四娘向外殺出，突聽到隧道裡隆然震响，站處像是

塌落一般，當堂不由自主地全身飄落，什麼東西都不見了，知道已墮進了雍正佈下的陷阱，細看四面都是石壁。呂四娘驚道：「我們翻下地窖了！」神尼道：「這時急也無用，不如找尋一下，看有無別的通路。」

二人向前走去，轉了一彎，看見前面一點火光，行前一看，那火光從穴口射出，隔着一面玻璃，望去是一所地下室。只見室裡鎖着一個穿了蒙古女修士服裝的人，正是沙哈洛的徒兒佛明。她的手足都軋在鐵椅上，頸項給一具環形東西箍着，環裡佈滿釘齒，離項上不到半寸，閉目不動。呂四娘見了大驚，叫了幾聲，並無相應。神尼把耳貼在玻璃上，用手扣了幾下，搖頭道：「我們看的是反射出的影子，這玻璃門裡並沒有石室，不過嵌着這面透視鏡子。」呂四娘切齒道：「魔王這樣擺佈，難道我不能把這玻璃門打破嗎。」

穴裡忽然送進來一種微弱的聲音，在道：「沙哈洛， 不要動這玻璃門 ，否則你的徒兒便會送命了。」是赤空的聲音。神尼打了一顫，知道赤空傳音進來，阻止她中了雍正的毒計。這樣看來，雍正定是假手自己殺害徒兒，若果把玻璃門弄毀，佛明立刻給頸上的環形東西兩邊收緊，血滴子毒液便滲到身上，即時喪命。赤空究竟是出家人，看不慣這樣殘忍，所以暗中出言制止。

沙哈洛和呂四娘就此陷進地穴裡，一時無法脫身。往日她身進虎穴，還有外邊武林朋友救援，如今好些本領高强的人都不在京，這時才悔不應冒險進來，不覺嘆了一聲，盤膝地上，暗運元神，求創出無上智慧脫身。

話分兩頭，且說留在莊裡的甘鳳池白泰官，自沙哈洛去後，心裡忐忑不安便守在司馬長纓榻前，

防有人闖進。過了一個更次，忽聽莊外一聲哨子响，牆頭簌的躍下一人，大喝「反賊休走！」劍光亮出，便向屋裡撲進。甘鳳池一看來的是侍衛策零，連忙一個箭步，青鋼劍隨身捲起，迎着策零一擋，



于成龍奪命掙扎，甘鳳池身子一擺，劍鋒便斜戳在腰帶上。

叮噹一响，大家用力過猛，都一齊震開。策零施的是崆峒派七星追魂劍，又快又辣，劍鋒一圈，閃電般從下刺到。甘鳳池雖然劍法老辣，估不到對方回劍得這樣快，連忙飛身縱起，沉臂擘落，策零的劍給他一擋，立刻擰身竄進屋裡，橫劍一揮，風一般剁到長纓身上，嚇的白泰官一驚，好在劍已作勢，急的劍隨身起，一勢「橫架金樑」，拍的一下擋着，脚下趁勢打出穿心腿，直踢策零。這時簷頭又來了嗤的一聲，兩枚瓦片打着急轉飛落，甘鳳池守在階上，叫出一聲「屋上

有人！」白泰官給他一喊，見暗器迎面打來，忙的把脚收回，甘鳳池早已掃出一劍，把瓦片剁落地上。

策零避過一劍，這番不敢大意，追魂劍打的風起雲湧，把白泰官纏着苦鬥。那時簷頭衝下清宮二級劍客領班點點紅于成龍，他的無極劍洒開一簇光影，乘風戳到。甘鳳池低身接劍，一記「雲山雁影」，貼着于成龍的劍穿空打轉。這二個敵人都是清宮裡的一流劍手，鬥起來，甘鳳池白泰官要顧着司馬長纓，不免受到了牽制，接上五六合，還沒法把二人剁倒。忽聽屋上桁木一陣折斷的聲响，瓦片紛落，樑間簌簌的躍下七八個血滴子武士，手裡一同拋出金箍暗器，响的汪汪刺耳，直向甘鳳池二人頭上罩落。他們曉到這種紅衣喇嘛的暗器，給它觸到頭上，立刻沒命，忙的打出一手快劍，挑、撥、擘、撩，把金箍半空挑墜。誰料忽忙之間，已給策零于成龍二人逼到屋外，這時才記起司馬長纓留在屋裡，甘鳳池疾來一個虛招，把于成龍拋開，轉身向屋裡撲進，黑暗裡又來了一度劍光，白振突然出現，阻了他的去路。甘鳳池暗叫一聲苦，看着屋裡紅巾武士湧到司馬長纓的榻前，拿着被子一捲，把長纓扛起來，向後門飛跑。眨眼間于成龍已趕到，和白振把他夾攻。甘鳳池急起來，神威大發，達摩劍奔騰起落，把白振剁的連連後退，可是于成龍還是苦苦廝纏，無極劍震出無數劍影，擋着他無法衝進屋裡。他大喝一聲，飛身上瓦，越過屋脊，正待向後門躍下。忽見兩條細小的黑影把長纓兩臂拖着，一齊縱起，如箭脫弦，呼的

一陣風聲，已落在七八丈外。甘鳳池一驚，暗念清宮裡有什麼能手，輕功如此了得。當下呆了一呆，眼看兩條黑影已是消失。屋後是一片曠地，剛才架走司馬長纓的紅巾武士，倒在兩旁，像中了人家點穴昏迷下去似的。

這時耳後劍風驟到，于成龍瞬已逼近，甘鳳池疾施一記擒拏掌裡的「偷天換日」，閃電般轉身發掌，讓過劍鋒，五指沿劍削落，抓着于成龍的手肘一托，右手提着青霜刺落，直撼胸膛。這一出手是個非常險招，也是少林派裡空手入白刃的獨門功夫，左掌打出時藉勢轉身，平掌上撩，貼到敵人的劍時要在劍身的平面，才不致觸到劍鋒，然後隨劍攫奪，要快要準。這時于成龍的寸關給抓的痛澈骨髓，眼看甘鳳池劍鋒刺到。好在他是無極派裡數一數二的高手，危急間全身向側急翻，甘鳳池正抓着他的手，給他大力一掙，身形隨着擺動，刺出來的劍也斜開數寸。原來于成龍束着的潤腰帶，是用犂牛皮製造的，甘鳳池劍鋒劃過，帛裂一聲斷開，不致賠了性命，但他的手臂已在掙扎時扭斷了。甘鳳池一劍刺他不得，正在回劍戳落，忽見光影迎面飛來，嗤的發响。他已看出是策零從下打來的崆峒派脫手劍。急的摔開于成龍，提劍擋落。剛才策零看到于成龍就要喪命，所以捨開白泰官，飛身到來，追風發劍，掩護着于成龍。甘鳳池和策零接上兩合，見白泰官已趕到來，不想混戰下去，喊出一聲「扯呼！」一同竄到莊後，展起輕功急奔。白振見司馬長纓給人搶走，武士倒滿地上，以爲莊裡除了甘鳳池等人外，還有別的高手，又見于成龍受傷，因此不敢追趕。

甘鳳池白泰官飛奔一程，聽到後面砲聲連响，夜裡像是天崩地裂，暗念這定是白振奉令轟燬莊子，好在大家早已逃出。他們停下步來，白泰官哭喪着臉道：「司馬姪兒給鷹爪兒抓去了。」甘鳳池

急應道：「老二，你沒有看見剛才的情形，長纓是給二個同道中人搶走的。」跟着把適才看見二個黑影細述一遍，白泰官聽了也在思疑。甘鳳池道：「我們定要找出長纓的下落，否則那有面目見到沙哈洛。」二人商量一番，在這茫茫黑夜裡，也不知來的是那一路的朋友把長纓搶去，要追踪眞是一件茫無頭緒的事。

他們垂頭喪氣地，正在徬徨無計之中，忽聽遠處有人叫道：「甘大俠，快到慈悲菴來！」循聲展望，一條人影沖霄直起。甘鳳池道：「剛才刼走長纓的就是他！」立刻和白泰官輕身追上。那影子在前面一起一伏，相距十餘丈，向着陶然亭附近的葦塘縱去。

慈悲菴建在土丘之上，周圍繞着水塘；這菴從遼金時代建落，外表是一間古老的廟堂。甘鳳池二人跟踪到慈悲菴，不敢進入。這時天還未曉，看見後邊一所院落，射出燈光。他們縱過圍牆，向院裡望進，下面倒朝着兩間廳子，一間全是玻璃屏門間格，燈光之下，竹榻上躺着的赫然是司馬長纓。只見他衣服卸去，口裡啣着一片碧綠透明的東西，張開雙眼，已是甦醒過來了。身旁還站着一個老頭兒，正在替他調理傷口。他們一時又驚又喜，飛身躍下。剎那間院裡走出二人來，迎着他們一揖道：「兩位英雄請進！」他們放眼一望，這兩個年紀很輕的人，服裝很是奇特，其中一個紫棠臉的，穿了藏族的獵人衣服，看來十分面善。另一個年紀較輕，長眉秀目，作小沙彌裝束，個子不大，一臉慈祥，目光和善。猛然記起昔日隨沙哈洛經過通天河畔，遇到的小卓丹，後來到了密勒池修道。一別六年，容貌都有點改變了，那個同來的紫棠臉的小伙子，定是當日從虎口裡救出牧羊童的巴哈羅（故事見龍虎恩仇記第七集裡）。後來二人都已成爲密勒池的弟子。想到這裡，喜的如獲救星，忙上前道：

書中交代，這兩個服裝奇特的少年人，果然就是密宗上苑裡號稱大慈大勇的弟子，二人和佛光同門，自從司馬長纓上到密勒池，求得玄空三藏答允，准許佛光下山，忽忽將近一年，小卓丹和巴哈羅都在掛念佛光，想知道她的近況。一天，密宗高僧法空、了空、玄空在三寶殿坐着，召二人前來道：「司馬長纓如今有難，你二人立即下山，助你師妹慧塵一臂，同時把你們師伯赤空帶返密勒池來，不得有誤！」卓丹巴哈羅二人連聲應命，正想問如何行事。玄空三藏從袖裡取出兩柄短劍在手，遞給二人道：「這兩口是本門裡的玄秘劍，從前你們師兄淸風明月曾用來在淸月樓前 ，剉倒十二名大內劍手，你們是密宗弟子，不能犯了殺戒，所以拿這對玄秘劍給你們使用，到時只要依照指示幹去，便可成功！」二人接劍在手，法空三藏在三寶佛前，拿起供壇上的一塊「哈達」，命二人跪下來。卓丹巴哈羅連忙跪倒，法空把「哈達」遞到他們手裡道：「你們遇有疑難，即念動密宗眞言，含淸水噴在哈達上，便有指示！」二人接過在手，向佛頂禮。即日背上行囊，拜別過三位高僧。玄空三藏又囑道：「你二人先趕到阿苕山去，到時打開哈達一看，自有指示！」又命淸風明月引他們下山。（註：哈達是用來獻奉的一塊白布。）

卓丹巴哈羅路上拿出玄秘劍一看，不覺一愕，原來這不過是一口竹劍。細想玄空師叔說怕我二人犯了殺戒，因此把這劍給我們使用，到時一定有非常奧妙。他們復藏在身上，展開急行輕功，不日到了阿苕山，才知三音神尼早已入京去了。

二人夜裡打開哈達，依照吩示，噴上一口淸水，果然現出一行梵文，敎他們如此如此，限期趕到京裡救治司馬長纓。他們立刻向八極頭陀告知原委，把賽華陀夏青松帶走，轉往寧夏、綏遠，一路趕到山西五台山 ，在白鹿苑禪林裡盜出一頭梅花鹿。這頭仙鹿壽已六百齡，當初是嚴子陵隱居時豢養的。巴哈羅背着夏青松，卓丹挽着仙鹿，又趕到長白山頭去了。

書裡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那長白山的靈芝草，因爲夜裡放出毫光，當日給賽華陀看出。他們一行不日已到了長白山，夜裡攀上高峯，這一帶山深林密，四無人烟，遠看白光閃爍，走近看時，峯頂上長着一枚靈芝草，碧綠晶澄，圓如帽子，好似一枚綠玉雕成的巨菌，數里之內，便嗅到了芳香。卓丹對着仙鹿念了一回咒語，那梅花鹿像有靈性似的，上前對着靈芝跪下，用前蹄爬開泥土，然後把靈芝連根啣出土來。大家細看一下，這仙草大如手掌像華蓋般覆着，根蒂全是紫色，所以又叫紫芝，這東西不愧是人間瑞草，活命靈丹。賽華陀道：「老漢爲着找尋這東西，月前已經走遍了長白山頭，兩位俠士要這東西，究竟何用？」卓丹把要救司馬長纓的事說出，又道：「老丈這番功不可沒，將來長纓兄得到救活，自是感恩不忘。」夏青松道：「你們說的司馬長纓，是否就是雲台劍客的兒子？」巴哈羅應道：「正是他呢。」夏青松道：「他的爹司馬瀛，是個疏財仗義的劍客，老夫昔年也曾受過他爹的恩惠，這番你們不說，老夫也要盡力救他。」

原來夏青松行醫多年，精於接筋續骨，放血去毒，他們把仙鹿送回白鹿苑禪林，即日趕到京裡。這晚正是司馬長纓給白振等人圍捕，卓丹巴哈羅二人早就得到玄空的指示，趕到陶然亭把長纓救出，來到慈悲菴，懇求菴裡道姑收留。夏青松看到司馬長纓雙目緊閉，氣息如絲，連忙把靈芝草放在他的口裡，跟着叫關上室門，把火盆燃起。卓丹問道：「老丈這樣擺佈，是什麼意思？」夏青松應道：「

老夫要替他施用手術，縫接傷口，然後有救，這火盆用來抵抗外面空氣，使微塵不能侵進室裡。」

過了一會，長纓得到靈芝草的救治，便甦醒過來。卓丹二人喜叫一聲長纓哥，夏青松搖手道：「老夫就要施用手術，請兩位把門關上，不要和他說話。」巴哈羅暗牽一下卓丹的手道：「師弟，我幾乎忘了，甘大俠等見我們帶走了長纓兄，他們一定到處找尋，不如前去引他們來這裡見面吧。」

書接前文，且說甘鳳池白泰官聽見卓丹巴哈羅說了一番來歷，不禁驚歎。卓丹把他們讓進室裡，只見夏青松正替長纓縫接傷口。這一創傷在那肋骨之下，夏青松已給他止了血，一會兒已把數寸長的傷口接合，再把靈芝草搗爛敷上。夏青松道：「這是往日華陀神醫傳下來的手術，愈後疤痕不現，如今有了靈芝草帮助，過幾天便痊愈了。」甘鳳池白泰官聽了，喜的沒法形容，齊向夏青松道謝。

天將破曉，夏青松已替長纓從新裹好傷口，把餘下的靈芝草給他含在口裡，果然妙藥有靈，不久便沉沉睡着。各人都感到一陣快慰。卓丹忽對甘鳳池道：「兩位大俠，我們還有事要趕到關外接應師妹，這裡地方僻靜，鷹爪兒未必會到來，就煩兩位陪着夏老丈在此保護着長纓兄，這兩天之內，請不要他往。」甘鳳池二人連聲應諾，知他們奉命到來，定有一番轟轟烈烈的行動。自愧一世英雄，不及兩個年輕伙子，怪不得俗語有說，後浪推前浪，將來向雍正報仇，還是讓下一代去完成好了。

卓丹和巴哈羅結束一下，身形疾起，便如夜鶴驚空，越過牆頭去了。二人這一去，有分教：長城嶺外，又來一幕血影刀光；普慈宮中，將成同門鬥法之地。正是：

一時受剉　不用灰心

清宮劍影錄（九集）

著作者：蹄　風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
電話：四八一七三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價：八角

3530.84.130

Printed in Hong Kong.